

730

改造論壇

第一輯

日本問題
專集



改造日報館刊行

改造論壇

(第一輯)

日本問題專集

改造日報館刊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 4298B

編輯例言

一、湯司令官爲再教育日人起見，發行改造日報及改造週報。日報週報之對象爲日人，故均以日文發行。茲復將其中所有論著，譯成中文，以供國人參考，爰有本輯之發刊。

二、本輯內所收各篇，其屬於改造日報者，除社論外，尙有自由論壇，專論及民聲，分別附註於篇末。其屬於改造週報者，篇末逕註改造週報。

三、『自由論壇』一欄，係改造日報爲國人及日僑自由發表思想而設，『專論』所論較屬專門，由專家撰述。『民聲』欄係爲日僑日俘發表意見而設，簡短而切於實際。

四、本輯所錄，大部分係三十四年十月間發表之文字，以後當按月編輯一冊，陸續出版。

代序

本報之使命

金學成

當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二日，這次世界大戰中最後的侵略國日本宣告無條件投降的時候，聯合國顯然獲得了決定的勝利。但是，假使我們不能根本剷除侵略戰所產生的心理上的要因，則誰能保證不再發生殘酷的戰爭？所以 蔣主席說：「我們的武裝之下所獲得的和平，並不一定是永久和平的完全實現，一直要到我們的敵人在理性的戰場上爲我們所征服，使他們澈底懺悔，都成爲世界上愛好和平的份子，像我們一樣之後，才算達到了我們全體人類企求和平及此次世界大戰最後的目的。」而環顧這次大戰的侵略國中，以日本人民所受軍國主義的毒素爲最深，同時更由於中日兩國的歷史及地理的關係，遂使我們對於日本作民主主義的新生這事，特別感着殷切的期望。正如本報發刊辭所說，唯有使日本人民從過去文化宣傳的毒素中獲得完全的解放，澈底認識其錯誤，扶植正確的民主觀念，以建立真正民主的日本，才是日本之幸，也是中國之幸，以及全人類之幸。

本報以這樣的目的於去年十月五日發行以來，到今天恰巧是三個月。在過去三個月中，我們可說沒有一天不和種種困難的條件鬭爭，但是我們始終服膺 蔣主席所指示建設工作所需的精神的動力，並且在何總司令及湯司令官的指導之下，隨時克服了所有一切的困難，大體上可說圓滿地達成着本報的任務。具體點說，盡最大的可能，以種種方法獲得並供給讀者敏捷正確的有關世界動態的消息，使日僑日俘從過去侵略主義蒙蔽政策的枷鎖中，藉現實的正視而獲致心理上的解脫；同時介紹有關日本

民主建設的理論，施行日僑日俘思想上的啓蒙；此外，更盡量揭載有關俘僑生活上的記事與言論，不但企圖對俘僑的生活作同情的指示與協助，並且使他們在實生活中獲致民主方向的經驗。由於各方面的熱烈的激勵和支助以及從銷數的激增這事來判斷，上述的吾們的工作，雖不敢說絕對，至少可說相對地成功的。

但是「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日俘日僑的思想頗不一致，既有冥頑不靈的極右的軍國主義的份子，也有極左的過激主義的黨徒；這些人對於始終站在民主主義立場的本報，有所不滿，這是意料中事。由於不滿，而故意放送與事實不符的「危言」，也是充分可能的事。但是這些人，在具有前述的目的之本報的面前，毋寧是力量太微弱的阻撓。因為他們不是時代的落伍者，便是真理的歪曲者：我們在以思想戰勝思想的信念之下，相信不合時代潮流，不合日本需要的這些誤謬的思想，正如鬼魅在陽光的普照下斂迹一樣，在正確合理的民主主義思想的面前，一定是要失敗的。我們對於懷有這些思想的人，不但沒有仇恨，反而覺得同情，不但覺得同情，反而痛切地感着有予以匡正而引入正途的必要。

最後，趁這一九四六年開始的機會，不妨把本報編輯的方針向讀者公開說明一次。本報的編輯方針，正如過去三個月來我們恪遵的一樣，是：第一關於中國事情的報道，秉承 蔣主席的指示，第二關於日本事情的揭載，恪遵麥克沃塞元帥的路線，第三關於國際問題的介紹，以聯合國所取的態度為規準，第四關於日俘日僑切身的問題指導，則以何總司令及湯司令官的指示為準繩。我們相信這樣的方針是正確的，對於完成本報的使命上是必須走的路線。在此，與向讀者公開同時，我們願意加強自己的警惕。循着上述的方針努力做去，以完成本報的使命。（一月四日專論）

目錄

第一章 管理日本的問題

- 一 管理日本的思想論據……………一
- 二 論管理日本……………七
- 三 日軍服役辦法的公布……………〇

第二章 日本的政治外交問題

- 一 日本的戰敗外交……………三
- 二 東久邇內閣的辭職……………八
- 三 論幣原內閣……………〇
- 四 日本財閥之解散……………一

第三章 日本的制憲問題

- 一 論日本憲法改正委員會……………三
- 二 日本憲法的修改方面……………五

三	修改日本憲法問題	二六
四	日本婦女參政制度之確立	二八

第四章 日本投降後的思想問題

一	改造日報發刊辭	三一
二	思想的改造	三二
三	軍國主義的武斷主義	三三
四	悼三木清	三五
五	幻覺	三六
六	制裁醉漢	三七

第五章 中國之再認識問題

一	最高領袖的指示	四一
二	辛亥革命和明治維新	四二
三	正確的中國人觀	四五

第六章 日本的教育問題

一	關於日本的教育革命	四七
---	-----------	----

二	小國民教育的新方向	四八
三	在集中生活下的兒童教育	四九

第七章 日本的糧食問題

一	糧食問題與日本	五三
二	日本的糧食問題	五四

第八章 日僑的自治問題

一	自治會書記長之公選	五七
二	應選舉新進的指導者	五八

第一章 管理日本的問題

管理日本的思想論據

榛葉修

目前日本問題的中心，一言以蔽之，是如何管理日本。日本的新民主勢力，固欲使日本成爲真正的民主國家，以適應世界的和平潮流，但殘留在日本的舊勢力，即頑固支持天皇制度的勢力，則想盡方法企圖瞞過聯合國的監視，扶植地下勢力，以圖再度蹶起，從事報仇。

管理日本第一步，當然是解除軍事武裝。日本帝國主義者苦心積慮而養成的五百萬戰鬥部隊和二千五百萬後方勤務組織，已經被解除武裝，其組織也已經被解散。號稱無敵的「皇軍」，已經喪失了它的機能和戰力的來源。即使日本帝國主義者企圖隱藏武器，或秘密組織地下工作，但因現在喪失了殖民地 and 東亞市場，要想重整近代軍備，無論如何是不可能了。

管理日本的第二步，是處理政治思想。東條英機爲首的戰犯，業已陸續就逮，撤廢治安維持法等反動法令的問題，也在積極進行。關於這方面的問題，聯合國和中國方面不乏高明的言論，可資參考，本人唯有對之表示敬意，但本人以爲至今所發表的「管理日本論」，都有一個重大的缺點，那就是所論完全限於行政事務方面，而未臻於理想的地步。真正的問題在於政治目標和思想的根據。聯合國管理日本，如果不從這個政治目標和思想根據出發而實施一切行政事務，則其一切努力，行將歸於泡

影。即令各個具體的處置施行得十全十美，如果忘掉上述目標和根據，就如畫龍而不點睛，終有缺陷。

二

武力畢竟是武力，征服也不過是征服，武力和征服，都不能克服思想。所以說思想要以思想來對付。欲以武力或權力來產生思想的時候，其所產生的是奴隸觀念，不能叫做思想。日本的帝國主義者在過去十餘年中，想在中國和其他東亞各地，憑藉武力和權力來產生思想，但他們的努力，終被粉碎無遺了。「協和運動」「新民運動」等等，都是用日本的金錢，法令，武器等來發動的，這也不過是追隨日本帝國主義的奴隸觀念，未能成爲一個思想。因此和武力比較，僅有副次作用的行政事務，當然不能產生思想，壓迫思想，或影響思想。

大凡一種思想，不問它的善惡臧否，能獲得社會根據的，不在太平時代，也不在民族社會的鼎盛時期，反之，一種思想，把握它的根據，發揮它的自動性，是在民族生存困難和社會狀態發生混亂破綻的時期。中國「天的思想」的確立，是在古代政治混亂的時期。孔孟思想的新發展，也在中世至近世，社會國家最困難的時期。即在西歐，也是如此。德國普魯士精神，凝成軍國的國家思想，以及費特希 (Fichte) 和黑格爾 (Hegel) 的出現，是在反抗拿破崙的侵略壓迫和德國舊政治的破綻時期。在日本，天皇觀念成爲社會的大勢力，也在德川幕府執政後期政治混亂，社會困難的時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處於彷徨不安之中，黑格爾和尼采的思想乃應運而生，成爲一種可怕的德國愛國，反抗的武器。這種思想再發展爲葉林 (Jung) 費德爾 (Beckel) 的思想，再成爲羅森堡 (Rosenberg) 的「二十世紀的神話」，終成爲德國納粹思想的根據。

這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的實際困難混亂，以及從舊式政治的崩潰產生出來的彷徨不安，當極其

深刻。帝國主義的政治階級，執拗地把報復意識潛伏在腦海中，依舊維持着他們的統治力。在這種現狀之下，那些日本帝國主義者，一定要以一種思想來計劃反抗和復讐。這點可以在前田文相的談話和最近成立的進步黨的綱領中，窺見其一斑，所謂確立一君萬民的日本民主政治，維護天皇制等是也。或謂日本民衆，深受帝國主義思想宣傳之毒，或謂天皇思想不易肅清。但這果真是事實嗎？這種極自然的說明，沒有受着某種政治意義和思想污染嗎？我們日本人和聯合國人，都應該以透澈的思想來觀察這個問題。不過，這個問題專靠「管理日本」的行政和命令，是絕對不能解決的。只有高度的政治手腕和銳敏的思想省察力，是解決這個問題的唯一武器。

三

日本近代啓蒙思想的自動成長，是在德川封建社會頹廢崩潰的時期。甚至德川幕府御用學派的朱子學，到幕府後期，也顯然有了批評性。除朱子學派而外，當時本國新學思想還有下列各派：

一，陽明學派 (中江藤樹 大鹽平八郎)

二，古學考證學派

經濟學派 (佐藤信淵)

三，心學派 (石田梅巖)

平民派 (山片蟠桃)

四，國學派 (本居宣長，平田篤胤)

反之，明治維新前後，西歐的先進思想也陸續輸入日本。試大別如下：

一，美國共和主義 (橫井小楠，西 周)

二，法蘭西自由思想 (中江兆民)

三， 基督教社會主義 (安部磯雄，木下尙江，片山 潛)

四， 基督教自由思想 (內村 鑑三)

五， 普魯士國民思想 (加藤 弘之)

近代日本思想史充滿了本國思想和輸入思想的激烈鬭爭。在這鬭爭的過程中，天皇思想便作爲歷來本國思想的綜合而成長起來。這是一方面，輸入的西歐先進思想，怎樣移植成功，另一方面，較之近代世界潮流極形落伍的本國思想，用甚麼方法獲得優勢的問題。從九·一八到日本投降的十五年間，是這兩個思想，在思想上在政治，經濟，文化上從事最大鬭爭的時期，也可以說是最後的鬭爭時期。同時這鬭爭的範圍，由日本國內而東亞，更擴大到全世界的規模，終被下了最後的決定。這十五年間的鬭爭，從本質上觀察，是稱霸東亞的天皇制日本和希望國際和平的民主日本的長期鬭爭。兩者各有強固的思想支點。而天皇制日本的思想支點甚爲複雜，可簡單分爲下列各派：

A · 金鷄學院派 —— 安岡正篤 —— 陽明學派

B · 皇道發揚會派 —— 今泉定助 —— 國學派

C · 愛鄉塾派 —— 權藤成鄉 橘孝三郎 —— 水戶學派

D · 神武會派 —— 大川周明 —— 古學派

E · 官 僚 —— 國民精動聯盟 —— 普魯士國家思想派

他們之中多數係由德川末期的本國思想變化而來。和明治初期不同之點，是爲了要和西歐先進思想對抗，都帶着近代的粉飾。所以從他們口裏，也能聽到著名西歐思想家的言論。此外還有：

F · 輸入的納粹主義

G · 左翼和民族運動的落伍者

這種種思想被天皇思想綜合起來，就成爲可惡的「日本法西斯主義」思想。所以日本法西斯主義和天皇觀念有着不可分離的關係。那麼，天皇思想是甚麼？簡單地說就是採取近代形式的最壞的奴隸意識。爲了弄成這種奴隸意識，鼓吹忠於天皇，上自大學教授下至說書藝人都被動員起來。這天皇思想，因日本憑藉暴力得到了一時的勝利，便空前絕後地盛行起來。等到日本軍閥向聯合軍無條件投降便成爲一場大夢。

反之，明治初期輸入的先進思想在這七十餘年間受盡壓迫和妨害，一時全陷於窒息狀態，有時且被牽強附會，失去了它本來的內容。但經過這歷史過程後，西歐發生的啓蒙思想，大部分都在日本奠定了鞏固的基礎，諺曰：「狂風造堅木」誠非虛語。可以說因受九·一八以來日本反動政治的影響，反而成爲一種深刻有根底的思想而成長起來了。

西歐思想，在明治大正時代，僅能與天皇思想妥協，而獲得其在社會存在，各大學所講的康德和黑格爾(Hegel)也僅採取不和天皇思想矛盾的部分。康德和黑格爾，在日本都被利用到壞的方面。這和日本人只知道海涅(Heine)的敘情詩，而不知道他的革命的部分一樣。

然而現在在日本，猛然擡頭着的自由進步，和平平等的民主思想，已不是明治大正時代那樣的播種或移植性的東西。非但不是和天皇思想妥協而存在，抑且作爲一種能克服天皇思想的思想而興起了。由前人播下的種子，竟耐過風雪，現在已到第二世的時期了。

日本的無條件投降和爾後由麥克阿瑟將軍逐次命令的對日處置，對於明治以來七十餘年間日本的思想鬭爭，給予一個歷史上的結束。尤其是神道教的禁止（即停止視爲國教），不啻在日本思想史上開了新紀元。天皇思想，被奪去了武力和強制力，現在變成一個落伍的奴隸觀念。同時受盡壓迫的移植先進思想，也開始登到自由進步思想的地位，而走入原來的成長期了。

四

這次日本新時代的開始，從政治上看來，按理想應在明治維新時代就實現。如果當時的政治鬭爭和它的指導，能够成功，我想至少從明治十五年到二十年的當中，也完成了。至遲從大正七年到十年的期間，也得完成。關於日本思想鬭爭的歷史，也可以同樣解釋。

德川末期產生的本國思想，在明治維新以後，成爲天皇觀念，進而爲天皇思想，一直到現在方告崩潰，繼續了七十餘年之久，這對於日本的自由進步思想家，絕對不是一件有名譽的事情。因爲，從西歐輸入的自由平等的先進民主思想，固然不斷地受政治的壓迫，它的成長，也受了妨礙和破壞，但日本的民主思想家和啓蒙思想運動裏面，也有了重大的缺陷。簡單地說，輸入的先進思想，僅屬零碎的皮毛知識，並沒有深刻地認識，也不想去認識自己的輸入性，而對於歷來的本國思想，不加以一瞥。雖然，本國思想比較西歐思想幼稚，並缺乏近代的内容，固無庸諱言。

總而言之，輸入思想，並沒打算解決這種本國思想。民族缺陷從明治初期到大正中期，尤爲濃厚。現在的民主鬭爭中，也能看到。問題是在天皇思想的澈底解決。這澈底解決的最後烙印，也就是這次戰爭中最大的思想上的課題。

五

天皇制日本，一時樹立了龐大的東亞帝國。而又不得不在極短時間內再縮小到狹窄的本土。

爲了這東亞帝國而臨時造成的一「八紘一宇」的天皇思想，是借自德國和義大利的東西和本國思想的綜合。對思想的漏洞，是用武力和權力來掩蔽的。不過我們這個杜撰的東西，却不可過於疏忽。我們應當顧慮到，這個天皇思想會因日本國土的縮小而發生質的變化，進而採取一個新的形式。

從目前的政治情形看來，喪失了武力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可能乘社會困難政治混亂之際，磨練難

以征服的思想武器，以圖再舉。

某歷史家說：「歷史是會反覆的」。德國的情形，可爲殷鑑。我想：聯合國國家和希望日本和平幸福的日本人，都要牢記這句話，庶幾今後的思想對策不再發生錯誤。（重慶來稿）

論管理日本（上）

史青

管理日本的具體方針，須待聯合國軍完全占領日本本土後才能明白，但從八月二十八日美軍開始進駐到現在六星期之間，在東京出現的許多政治樣相，對聯合國管理日本方式的具體化，提供着貴重的教訓。

首先要記住的是日本的戰爭罪犯，如何厚顏無耻的隱蔽自己所犯的罪，繼續策動，以求保持其在日本政治上的統治地位，請看八月十五日以後成立的東久邇皇族內閣的人物，莫不是應該列入第一級戰犯名單的重臣，財閥，軍閥，法西斯官僚，右翼法西斯團體之流。

皇族首相組閣經二星期之後，召集八十八臨時議會，申述了戰敗日本的新施政方針，但這完全是欺人之語。先在說明戰敗原因中，他說由於聯合國的猛烈空襲，日本的戰力遂急速下降至不能再繼續近代戰爭的地步。他不承認九·一八以來日本侵略主義的罪禍是敗因，而只認爲敗因在於武力之不及。其次他又申述改革國政，但其結論則爲遵守日本憲法。據日本的現行憲法，軍部不必得到議會及政府的承認，直接得日皇的許可即可實行其侵略政策，故這憲法使軍部法西斯主義的獨裁與侵略政策獲得可能性。又根據現行憲法，政府對議會可不負責任，而只對日皇負責任，隨時有權解散議會。如果遵守這種法西斯的日本憲法，日本的民主主義的改革是不可能的。皇族首相將日本政治向民主主義

改革的聲明，已自行暴露其爲欺人之談。他又在口頭上保證給與國民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但這只是撤消關於言論結社的戰時取締法；治安警察法則照舊施行。所謂治安警察法，是單憑警察認定，不用裁判，可任意將人民拘禁達二十九日的法律，日本的警察稱爲廻轉機，即將拘禁者輪流押解到其他警察機關，無限期的永久加以拘留，這種辦法，作爲政治彈壓法，過去一向用以壓迫民主主義者，隨時自由將日本的社會主義者，民主主義者，思想家，學者等拘捕入獄。關於這種有名的思想彈壓法，即治安警察法的撤消，他倒一句也沒有提及。總之皇族內閣是以民主主義的假面具，欺騙聯合國，將日本人依然束縛在法西斯牢獄的反動政權。占領日本的聯合國軍在日本實施軍政，而通過這種反動政權來指導民衆，則波次坦宣言所謂「根據日本國民自由表示的意思的和平政府」，永遠不會在日本樹立成功，因爲在治安警察法不撤消的日本，國民是不能自由表明其意志的。

聯合國軍若要根據波次坦宣言，永久消滅欺騙日本人民驅之出征以圖征服世界的權力與勢力，則利用皇族內閣以及和它站在同一基礎上的反動政治家，只有百害而無一利。到現在爲止，麥克阿瑟元帥所以利用皇族內閣，只能認爲是爲了順利和平的解除日本的武裝而完全占領日本的過渡手段。果然，麥克阿瑟在五日後免了皇族內閣，今後必能遴選可信賴的日本真正民主主義者，組織行政委員會，以指導日本國民。在日本制定真正爲人民的民主主義憲法，而樹立民主的議會以前，占領軍不應承認日本政府。占領軍只能支持由民主主義者所組織的行政委員會，徹底保證日本人民獲得民主主義化所需要的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才能改造日本。（十月八日自由論壇）

論 管 理 日 本

(下)

曾經爲日本帝國主義社會基礎的軍閥，財閥，官僚，法西斯政客，爲維持自己的支配機構，企圖以巧妙的偽裝欺瞞占領軍。他們的手法是利用日本的天皇制。過去日本的統治者根據治安警察法，不許國民批評日本天皇一句，日本以天皇之名強迫國民從事戰爭，但戰敗後仍藉日本天皇之名阻止日本的民主社會革命，以圖維持其舊勢力。「維護國體」這句話，決不是日本國民的要求，而正是此等軍閥，財閥，官僚，以及法西斯政客爲欲保持自己而利用的美名，聯合國決不受其欺瞞。此種反動勢力在日本國內，對人民仍舊保持着強大的勢力。軍閥，法西斯政客，和掠奪戰爭而致富的財閥及御用商人勾結，巧妙的隱匿並運用其不義之財力來豢養着許多部下浪人。並非只有黑龍會是法西斯團體。擁戴大小頭目的封建國粹暴力團，在日本全國有幾十幾百，這些人被財閥及下台的軍閥法西斯政客所驅使，在擁護日本天皇的美名下，準備以暴力來壓制人民的新的民主運動，及破壞其結社。佈防全國的憲兵與特高警察網，在過去和現在，甚至於在將來也想和這種暴力團合作來逮捕拷問人民，在維護國體的美名下，這種暴力團與憲警組織是站在同一思想基礎上的。

在侵略中國的八年中，日本軍閥叫這些國粹暴力團的中小頭目組織軍用的收買機關，榨取中國人民，獲得了幾千萬萬的不正利益。他們一聽見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的投降宣言，立刻將其錢財密送返日，這些錢財被用爲軍閥及法西斯政客的祕密運動資金，占領軍應澈底壓制這種日本法西斯反動勢力，而爲人民開闢一條真正的民主運動的大路。

第一，澈底剔抉戰犯，並禁止此等人參加日本的政治。戰犯應包括九·一八以來軍部法西斯的全部指導者，以及和他們直接間接協力，支持戰爭政策的官僚，財閥，政客，法西斯團體首領及積極的團員，憲兵及特高警察的積極分子等，儘可能內廣汎的徹底的加以檢舉，處罰越嚴厲越好，且須要永久褫奪他們的公權。像現在那樣，第一級戰犯加入內閣，組織政黨，壟斷議會等情形，必須儘速加以

改變。

第二，應儘速廢除集中政權於日本天皇，必須防止軍閥，財閥，國粹政客反動官僚等法西斯分子隱藏在天皇制的背後，保存其勢力，而圖再起。爲此，對企圖改正日本憲法，撤廢治安警察法的國民的民主運動，必須給與自由，而使其達到目的。

聯合國的日本占領軍，若要實現樹立「根據日本國民自由表示的意思的和平政府」，而達到其占領的目的，必須先將舊有反動統治階級的偽裝民主主義者，從一切政治組織中驅逐出去。（十月九日自由論壇）

日軍服役辦法的公布

何總司令會於十七日，對日本官兵善後總連絡部長岡村甯次大將，頒發了中國戰區日本徒手官兵服役辦法十條。在過去八年間日本在中國各方面所爲的破壞，現在固已無一一再爲縷述的必要。尤以日本軍隊所爲的破壞實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現在日本已因無條件投降而漸次覺悟軍國主義之非，正在聯合國監督之下向民主日本建設之途前進。日本士兵已從軍國的惡夢覺醒，服役於勞動以協力中國經濟之復興，一則稍贖破壞之罪，二則可以表示日本士兵之反省，誠可謂極有意義的事。還有，將過去專門浪費於違悖人道的戰爭的日本士兵勞動力，轉而用於有益人類的經濟建設，也可說是投降後日本士兵之一種進步。

現在日本實已遭逢着許多難關，經濟復興實爲難關中最大者之一。克服這種困難，實繫於全體日本人之雙肩。在中國戰區的日本徒手官兵受中國之給養而欲養尊處優，殊屬不合，應於在華期間以勞動鍛練自身之體力與技術以備歸國後實踐重大使命之用，此由建設新日本而言，誠屬必要。但有曲解

勞動爲奴役者，這是因於陳舊錯誤觀念之遺毒，此際應絕對的予以糾正。但僅認勞動爲鍛練體力與技術之手段，也有認識不清之嫌。真正民主社會之民衆固須以勞動鍛練自身之體力與技術，同時亦應以勞動求自身之理智的道德的教育。從這意義而言，此次頒發的中國戰區日本徒手官兵服役辦法也是一種民主的教育。

查本辦法中規定勞動時間爲八時間制，爲軍國主義的日本所未有。這種合理的規定吾人實應予以注視。日本官兵理應諒解中國當局之好意與其進步的意義，對於這樣溫存的慈心應報以誠意的態度。向在軍國主義者嗾使之下，從事於野蠻戰爭之日本士兵，在武裝解除後容或有髒肉復生之歎。但在已有軍國主義覺悟之今日，這種髒肉復生之歎，應由從事侵略戰爭之勞動消費，轉變而爲對於有經濟的貢獻之勞動之愛慕。如果能這樣，那麼，今後對於多難之日本經濟建設，亦可獲得中國之同情的協力。一面對於目下已陷於極度生活困難之日僑，何總司令也已說過將予以自立生活之道，中國當局正在作種種計劃。

總之此次徒手士兵服役辦法的頒發，對於一般日僑定予以極大的感動吧。（十月二十一日社論）

第二章 日本的政治外交問題

日本的戰敗外交

甲斐靜馬

日本這次戰敗，其情形之慘，爲二千年來歷史所無，生逢此世的所有日本人，當無顏以對其祖先與子孫。追究軍閥的責任，不應委諸聯合國之手，而應由全體國民澈底加以追究，但國民本身亦應對其過去之態度，嚴加反省。關於戰敗的原因，政府方面在本年九月上旬臨時議會中有所說明，其後在日本本國，議論紛紛，盛極一時，但此地日僑似尙未積極參加議論，或有組織地批評自己，反省自己。筆者專攻國際問題，茲欲指摘主要的戰敗原因，庶幾有資於日本的建設。

主要的戰敗原因，約有三點。其一爲所謂「大東亞戰爭」的性格。這個戰爭的性格，並不是如日本戰爭指導者所宣傳，而爲大多數日本國民所囫圇吞棗的甚麼「八紘一字」，或甚麼「大東亞民族解放戰」，而是財閥與軍閥勾結而成的帝國主義戰爭；這到現在已經非常明白了。這次戰爭是九·一八事變以及七·七事變的論理的發展，筆者在這裡惜無充分的篇幅來從新檢討這些「事變」的性質，但只要看日本對中國的態度，就可以知道日本所發動的太平洋戰爭，並不是真正解放大東亞的戰爭。日本如果是真正要來解放大東亞的諸民族，則在發動太平洋戰爭之前，必須與東亞最有力的中國民族提携。一方面和中國民族抗爭，一方面要來把握諸南方民族，這當然是不可能的。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的

理論體系，因此從頭就屬不可能。所以不管日本人怎樣宣傳，日本的軍隊機關，不獨爲中國人民所深惡痛恨，即在菲律賓，東印度，馬來，緬甸，及其他凡所接觸之處，莫不留下了極惡劣的印象。

第二個原因是日本的戰爭指導者們，最初就對敵我實力，估計錯誤。他們對敵方陣營的實力和團結力，估計過低，而對己方陣營的實力和團結力，則估計過高，在完全顛倒的認識之下開始了戰爭。例如對中國，日本的戰爭指導者毫未改變其甲午戰役以來的輕視觀念，對辛亥革命以來蓬蓬勃勃的統一國家和民族覺醒運動，完全不加以重視，仍舊以看軍閥內亂的態度，開始了這次悲劇的對華侵略。再至於美國，日本人雖知其擁有巨大的物資，是世界最強國家之一，但仍舊以爲它在勞資關係及民族構成上有弱點，而抱着樂觀。他們以爲美國的力量不能爲應付戰爭而統一起來。對於美國的龐大軍需生產力，稱爲天文學的數字，而不加以思索。至於英國，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的一部分人，就宣傳這個國家是瀕於崩潰的老大帝國，戰爭指導者也依樣葫蘆，完全沒有將英國人特有的韌性估計在內。日本人一方面像這樣估計敵方陣營的實力，一方面對己方的實力，則盡其誇大的能事。例如德國，任何人看來都已顯然陷於絕望的時候，日本的戰爭指導者，還是相信德軍必勝無疑，夢想上次大戰中的馬恩的奇蹟會在德國重演一次。最滑稽的是對意大利的認識。日本人把這個「乞丐和旅館嚮導人」的國家，當做世界的一等國家。但這次敗仗，已經將日本戰爭指導者的認識，批評得體無完膚了。

第三是第二點的一部，就是對敵方團結力的估計錯誤。具體地說，就是澈底估錯了英美蘇的關係。日本的戰爭指導者們，以爲英美是資本主義國家，蘇聯是共產主義國家，兩者水火不相容，眼看着兩者的關係越來越緊密，但到最後一分鐘還是認爲它們的關係是極不安定的。由筆者來看，英美對蘇聯的關係，在第二次世界戰爭中，軸心國方面的攻勢告終，反軸心國方面的反攻開始之後，在時期上講，就是一九四二年後半瓜達爾卡那爾及北非登陸戰，以及一九四三年初斯大林格拉之戰後，已經擺

脫了過去的不安定性，英美蘇關係益臻鞏固，到同年夏莫斯科會談，秋開羅會談，德赫爾會談後，反軸心陣營的團結，已經鞏固到用任何謀略也拆不開的地步。

二

上述三個戰敗原因，如再澈底研究，可以得到兩個根本原因。其一爲日本完全不理解近代的總力戰，也不理解全體主義的戰爭，而以過去中日，日俄兩戰的意識，貿然發動了這次大戰。因此問題在日本何以不理解近代戰爭。所謂昭和維新，據說打破了舊有封建制度，但這次革命仍舊不澈底，不能稱爲民主主義革命，故日本人的腦筋中，仍舊殘留刀槍可以抵抗坦克車的封建觀念。第二是納粹德國給予日本戰爭指導者的影響太深。他們的思想方法和判斷方法，一直到最後也脫不了納粹的影響。例如估計敵方和己方陳營的實力，判斷英美蘇的關係，再至於國內的統制經濟等，完全可以說是納粹的流亞，未能超出一步。

關於第一個根本原因，讓另有機會時仔細加以檢討；關於第二點，即日本所受納粹的影響，現在可以具體的指出來，以便作爲將來的教訓。據我看來，日本的戰敗，在一九四〇年九月廿七日日德意簽訂三國同盟時已經決定了。這個三國同盟，當時究竟如何簽訂，有過怎樣的作用，現在可以從建設新日本的立場來解剖一下。

日本的陸海軍究竟以甚麼理由和納粹結合的呢？過去的說明者，一直說因爲他們都是「窮國」，有互相援助的必要，因此接近起來，但這不足以說明日本陸海軍和德國的全部關係。即兩者的關係，並非完全建築在這種觀念形態上，實際上有更現實的理由。九·一八事變後，日美關係，漸形緊張，英美對日本的警戒，益形堅強，關係就在這時候發生。從這時候起，美國一直自由給日本看的各種發明和機器，現在不給日本看了。這時開始向日本表示好意的是德國。日本軍部通過德國的卓越的發明和

武器，向德國表示其感謝與敬意。通過技術，使日本軍部和納粹之間發生密切關係的人，就是大島大使。德國戰敗後，他在德國南部爲美軍所捕，刻由美國向日本護送。他從駐德大使館陸軍參贊時代起，十分心醉於希特拉，當時許多有識者就批評他不是日本的駐德大使，而是納粹的駐德大使。他將希特拉的宣傳，不作任何批判，原原本本的送到日本。當時他和在意大利活動的白鳥敏夫兩個人，將祖國的命運和德意的命運混淆起來，加速了三國同盟的成立。回憶當時的情形，頗感興趣的，是大島由陸軍參贊昇爲大使的原委。德國爲使他們最易驅使的大島昇爲大使起見，先使德國駐日大使館陸軍參贊奧特中將昇爲駐日大使，以便要求大島同樣昇爲大使。奧特雖爲德國軍人，但與納粹之間關係不甚好，不久被撤去大使職，而由斯達瑪繼任。一方面大島不斷地將讚美德國的電報拍到日本，但一方面斯達瑪却早在塞班陷落後，就向德國報告，謂由日本的戰略地位及糧食情形來看，日本可能先德國而投降。

總之以日本軍部爲中心的親德空氣，因德國在表面上的成功而益形濃厚。一九三六年十一月防共協定成立後，日本的親德派便壓倒了一部分重臣及財界文化界的反親德論，一俟一九四〇年德國在西線獲勝，同年秋便簽訂了三國同盟。

至於三國同盟的任務，自然是導向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但我在這裏要指出的，是這個同盟並不是德日平等的東西，如日本人所相信的那樣，而不過是德國爲稱霸世界利用日本的謀略罷了。日本的立場和意大利的立場相去不遠，不是對等的，而是附屬的。假定這次大戰歸軸心國勝利，日德兩國壤土相接，則日本對德國的關係，和歐洲諸小國對德國的關係相去不會多遠。三國同盟不獨在軍事上使德國深刻地影響了日軍，同時在日本的內政上也發生了極壞的影響，東條治下出現的憲兵政治，這個黑暗的中世紀政治，是德國蓋世太保（祕密警察）的模倣。日本的反動政治，在德國的影響之下，益形

殘暴了。

三

其次具體說明日本如何爲德國的宣傳所蒙蔽，而致對世界大勢，判斷錯誤。

當三國同盟簽訂時，日本爲德國的宣傳所乘，相信德國必勝無疑，故匆匆締約，唯恐不及，但實際上當時柏林的空氣，一因德蘇關係的緊張，二因美國參戰空氣之濃厚，頗感彷徨不安。筆者當法國投降時適在柏林，該地最諳情勢的人，早就知道在德蘇開戰一年前，兩國關係已趨惡劣。當時德國急於準備對英發動登陸作戰，因遷延日久，美國參戰的時期越發接近，故痛感在美國參戰之前，必須迫令英國投降。所以從大局上看，第二次大戰中德國的勝算，必須從它的宣傳打一個相當的折扣。

其次要看太平洋戰爭開始時德國的情勢如何。當時半年前德蘇戰爭已經爆發。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的時候，德蘇戰爭的前途，應該大致可以知道將如何結束。當德蘇開戰時，德國向世界揚言將於數星期內到達烏拉爾，這一方面固屬希特拉的希望，但同時也是德國絕對需要的要件。同年春，德國會實行克雷太島降落傘作戰，而占領該島。該島作戰是進攻英倫的試驗。如損失不大，即預備不久實行英本土的登陸作戰。但結果克雷太島作戰的損失，出乎意料之外，遂使德國人打斷了以同樣方式進攻英倫的企圖。結果歐戰越發長期化，而美國的對英援助，也漸漸增加。德國爲對付這個長期戰，便計畫短時間內占領烏克蘭，劫掠該地的礦物和農產物，如屬可能，高加索的汽油，也想置於其支配之下，於是發動了對蘇戰爭。所以德國的作戰，不僅以蘇聯爲敵，蘇聯完了後，還有以美國爲後台的英國。因此對蘇作戰，絕對不能過分消耗實力，必須在短時期內完成。所以經過六個月後，德國尙不能得到一種戰略的成功，就應覺悟形勢不利於德國。

第三是斯大林格拉的決定的意義。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勢，東方在瓜達爾卡那爾，西方在北非登

陸及斯大林格拉之役，發生了決定的變化。軸心國的戰敗的路，就由此開始，但日本的戰爭指導者們沒有充分理解這個事實，雖有一點理解，但未能活用到現實的戰爭指導方面。結果在國內體制上，也沒有擬出任何決定的辦法，一直到戰爭的最後，日本的戰力也沒有被充分統一起來利用，遂成各個擊破的對象。在政治方面亦然，例如第二次大戰中軸心方面作政治解決的最好機會，是在軸心戰力鼎盛時期，在時期上講，是在日本初戰事成功，德國向蘇聯內地進攻的時期。到斯大林格拉以後，軸心方面便沒有把握機會的可能了。但軸心國在斯大林格拉以前，即使有機會，也不認真去考慮，斯大林格拉後，戰勢顯然轉變，雖曾幾度努力離間英美蘇的關係，但如上所述，開羅會議及德黑蘭會議後，反軸心國家的團結，已經固若磐石，不可分離了。

綜上所述，可知日本的戰爭指導者們如何貽誤了大局。但筆者以為納粹的影響，至今沒有完全被清算。受納粹宣傳的結果，極淺薄的，公式的觀察方法，至今猶未絕跡。要建設新日本，第一要有正確的判斷。第二要根據正確的判斷正確地行動。回憶九·一八事變前左翼運動鼎盛時代，不仔細考慮日本的實情，貿然將蘇聯的東西原原本本輸入日本，結果流毒匪淺，不料九·一八後，又將德國的東西，不分皂白輸入日本，結果給予了致命的影響。回顧最近的日本情形，真是隨波逐流，浮囂淺薄，這是不可否定的事實。（第一期改造週報）

東久邇內閣的辭職

日本在米蘇里艦上簽訂了投降書後，經過二十三天，東久邇內閣就崩潰了。對於這事實我們並不覺得奇異，因為這是事態必然的歸結，在聯合國的立場，或在反軍閥的日本民衆的觀點上說起來，

容許東久邁內閣繼續了二十三天，實在是太寬大了吧。

聯合國評論界已經屢次指摘東久邁內閣，不過是德國杜尼茲政府的模倣。東久邁內閣的構成和波茲坦宣言的精神是完全不適合的，因為他們不但想保全具有侵略性格的「大東亞省」和「軍需省」，並且還把戰爭罪犯近衛文麿，中島知久平等，放在內閣的重要地位，因此東久邁內閣本質上是法西斯內閣，而其存在意義是欺騙聯合國來掩護隱匿法西斯分子，是對於波茲坦宣言的怠慢，更進一步說，是阻礙和壓迫了日本民主主義的勃興。

波茲坦宣言規定了「日本政府的最後的形態須由將來日本國民自由表示的意思而組織」，如果容許東久邁內閣繼續下去，結果是容許日本軍閥繼續在政府內佔有勢力，容許阻止日本國民的民主主義勢力的官僚和秘密警察繼續存在，這是違反波茲坦宣言的精神的。不消說東久邁內閣二十三天的統治任務完全是對於波茲坦宣言的怠慢，是對於民主主義勢力的壓迫，是暴露了違反麥克阿瑟元帥的命令，甚至否定了在日本實行民主政治的可能性。這些都是聯合國政府和日本反軍閥的民衆所不能忍受的。因為在波茲坦宣言第十二條規定了一聯合國佔領軍將來在日本依據國民之自由意思而建設了愛好和平而負責的政府時撤退日本」，所以妨礙日本民衆的自由意思，阻止日本民主主義勢力的勃興，結果是延長聯合國軍佔領日本的期間，這顯然是和全世界民衆——尤其和日本民衆的希望和利益相反的。

爲着世界和平，東亞的和平和幸福，爲着日本民衆永遠脫離軍閥的羈絆，我們要毅然主張在這重大時期，應建立一個能忠實地履行波茲坦宣言，並且能代表最大多數的日本民衆的意思的政府。民衆應有的自由當然要恢復，反對軍國主義的獨裁而被投獄的政治犯應該要釋放，軍部，重臣，寡頭金融資本家的特權一定要剝奪，一八八九年的憲法一定要廢棄，現行選舉法必須改正，祇有完成這些緊急措置，愛好自由和平的日本民衆才能自由表示他們的意思，自由選舉他們的代表，才能組織「愛好自

由而負責任的政府」。除非脫離了陳舊的桎梏，新民衆的力量是不能勃興的。在這過度時期，日本需要一個能够大胆地替民衆排除束縛的政府。

我們贊成美國批評家畢孫的意見，就是「如果聯合國的政策能給予日本民衆改造政府的機會，那末一定能給予日本民衆最大的自由，一定能够樹立真正反對日本獨裁政府的民主主義的政黨吧」。（十月七日社論）

論幣原內閣

幣原從一群行屍走肉中被抬上首相椅子的時候，我們就清楚地感到日本帝國主義的最後的煩惱。幣原決不是一個民主主義者，更不是反軍思想家，他根本就是一個帝國主義者，而且是一個老練的帝國主義者。過去他當外相及代理首相而走上政治舞台的時候，日本的資本主義仍未達到發展的階段。後來，生產一直增加，世界市場大大開放，國民生活又能維持着相對的安定。然而這種情勢，在他在職中急度轉變，至使日本處於非戰爭就是革命的嚴重情勢中。那時，幣原這個斯文的帝國主義者，當然也不能不下場了。把日本迫到這種情勢的大半原因，當然應由軍部去負責，在表面上雖是軍部奪去了他的政治生命，但進一步檢討其根柢，就可以知道他完全是在日本帝國主義從發展到沒落的轉變期中下台的。

幣原在九·一八事變發生時爲外相。他對發生事變的責任，言語之間往往設法迴避，其原因大概是由於這個事實。九·一八事變的爆發與其發展，脫離了身當政府負責人的他的意向而進行。於是日本的悲劇啓幕了。九·一八事變雖是日、日間的事件，但根本是日本法西斯軍部的叛亂。

幣原因這事變的發展，滿身創痍，最後完全變成了一個行屍走肉。但是這個行屍走肉現在竟被捧出來收拾軍部闖下來的亂子的殘局，不能不說是歷史的惡作劇。

關於幣原個人的問題，茲不論究，問題在重建日本的負責人，爲什麼要從這種行屍走肉中拖出來。現在日本正遭逢着嚴重的危機。據農相松村稱，日本或許於明年三月遭逢毀滅的危機。在這種危機之前，日本的統治階級仍然想苟且敷衍一時，由於這個野心，半死的老人再度被抬上政治舞台了。

幣原內閣能幹什麼，其生命能存在到什麼時候，這是不問而自明的。他的任務不過是在新來者之前作一個填補空隙的工作，現在因新來者尙未確定，他的政治生命或許會稍稍延長。但是越延長越是象徵着日本的不幸，這是極爲明瞭的事實。總之幣原內閣本身就是不幸的象徵，其壽命之延長只是不幸的延長而已。（十月十四日社論）

關於日本財閥之解散

日本政府爲適應聯合國之政策，業已宣言解散財閥組織（二十二日東京路透電），其後日本四大財閥中三財閥已在召開解散會議。又據朝日新聞消息，日本的著名金融業者及產業公司，受政府要求財閥自動改組的宣言所刺激，亦在採取改組的手段。第一，安田財閥已決定解散；第二，住友會社之高級人員亦於二十四日在大阪集合，準備決定將來的方針；第三，三井亦將於最近期間內發表根本改革辦法；第四，惟有三菱表示反對政府。日本政府之政策在避免指示其方向而要求自動解散（二十三日東京路透電）。結果日本財閥均在瓦解過程中。

此處所謂財閥，當係指受巨大資本所支配所統制之企業組織，及支配此企業組織之一群資本家而

言，然則其解散對今後日本之經濟富有重大影響。

過去日本財閥對資本主義日本之發展或不無若干貢獻，然該財閥勾結政府與軍閥而構成過去日本侵略主義之罪惡，徵諸軍國主義的日本在台灣，朝鮮東北以至南洋各地之侵略路程，實昭然若揭。

此種財閥隨軍閥同時消滅，實屬自明之理，吾人徒不審其何以能遷延至今而已。吉田外相曾發謬論，謂三井，三菱，住友等舊財閥係日本產業制度之基礎，不能與戰時勃興之新興財閥相提並論，然此說已爲日本政府所矯正，小笠原商相於二十五日接見新聞記者時談稱，將於十一月間召開之議會提出「反財閥法」，爲遏止大財閥獨占事業之手段。然另一面設法使財閥繼續存在之企圖，仍然存在。例如日本時報著論謂妄圖破壞日本財閥，將破壞日本生產能力，陷日本於貧窮，終將釀成國民之不穩行動，不能使日本人成爲愛好和平之人。

然吾人以爲解散財閥，其意並非破壞日本之生產能力及貿易，而使日本成爲單純之農業國。經濟活動決非一紙計劃所能推動，只須國民保有生存之意欲，決不會破壞。過去勾結軍閥驅民於戰爭之巨大企業組織及資本家自應澈底掃除解散，而代之以愛好和平之民主主義經濟機構。爲達到此目的，吾人自應嚴重監視日本財閥之動向。（十月二十九日社論）

第三章 日本的制憲問題

論日本憲法改正委員會

東京十月十一日電稱：日本天皇已任命近衛爲日本憲法改正特別委員會委員長。這措置是根據憲法第七十三條來解釋的。即「將來有改正此憲法條文之必要時，須以勅命交議案於帝國議會附議」。這麼說，該特別委員會可以說是帶有公開性的。不過這個「公開的」特別委員會能否站在敗北以後的日本民衆的民主主義基礎上修改憲法呢？

當然，在現在的日本情勢下，民主主義的政治環境，還不能認爲是已經充分地生長。治安維持法雖說撤廢，言論，集會，結社，出版的自由雖說復活，可是負有戰爭犯罪責任而充滿惡德的議會，還是沒有解散，積極協助侵略的議員，還是沒有停止公民權，他們依然大模大樣地，以臨時趕製的「民主主義理論」爲面具，在國民前面把自己的罪業隱蔽起來！同時並得在將來從事各種陰謀。看了現在的議會，不禁使吾人想起：「議會在和平時代代表國民，戰時代代表軍人」的赫萊的語句！

最近由舊日本政治會分子組成的新日本建設調查會，其會員資格，限於當選三回以內的代議士。這所謂「當選三回以內」，不是包括九·一八事變以來支持日本侵略政策的黨羽的嗎？又以鳩山氏爲黨首的日本自由黨，十月十三日在東京的廣播演說中，竟敢曲解侵略戰爭中的「統制經濟」爲「社會主義的經濟」，他並誹謗真正民衆的經濟，而主張經濟自由，擁護積極支援戰爭的獨佔財閥的利益。

這一個日本自由黨的政治意圖，不待說正是沿着最近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獨佔資本家的改組或股票公開等的新政策的路線走去。受戰災與飢餓之苦痛的現在日本民衆，對於這個公開的「股票」，實毫不發生興趣。因爲他們究竟沒有什麼資產。這種資本的公開，還不過是大資本家們及其閥族的資本之再分散，亦可說這對於目前要求獨佔資本加以強力制裁的民衆，財閥們所作的財物秘藏行爲。因之，自由黨的主張，正是對於已經秘藏和疏散的「獨佔資本」，給予新的自由與希望而已。

以上是目前的日本政治情勢。在這樣的情勢下，憲法的改正，那裡可以假手於那些舊政治家來執行呢？

此外如現幣原內閣的主張反對憲法改正特別委員會，同時以爲日本政治的民主主義化，不妨限於現行憲法解釋的範圍內，這當然是更加不行了。

但無論如何，憲法改正特別委員會之設置，不妨認爲是一個妥當的組織，不過不能說是合理化與合法化而已！

現在，憲法之封建的專制的性格，正因聯合國佔領軍與愛好自由，和平的世界輿論的監視而被抑制着。軍閥，貴族，獨佔資本家的反動政策或侵略政策所利用的封建的專制主義的憲法條文，幾爲世界所周知的，目前就加以修正，那是可能的，但吾人所最期望的，是憲法的改正，最好能任命民權最受壓迫的民衆爲諮詢委員。自屬較爲妥當。

關於憲法特別改正委員會不能不加以警戒與特別注意的一點，乃是這個憲法的改正，爲什麼一定採取由勅命交特別委員會審議的古典的形式？這豈不是表示着欽定憲法的神秘性，在「民主主義憲法」產生時，又向民衆如實的表现一下？同時這亦是反動的專制主義者們，對民主主義的輿論之忽視與挑戰！

十月十一日麥克阿瑟元帥曾向幣原首相要求五項改革日本的實行計劃。即婦女參加選舉，獎勵工會組織，開設自由教育學校，廢止祕密裁判及濫用職權，分配，收入，所有權及生產器具之普遍化等。這是非常扼要的。祇有使日本政治民主主義化的基礎日趨擴大與強化，然後日本民主主義議會的成立，和日本憲法的改正，才可以說是民衆的！（十月十五日社論）

日本憲法的修改方向

橋善守

據傳修改日本憲法一事，將由日皇親自發動，此事表示問題將如何解決。蓋如是則新憲法仍將保持所謂欽定憲法之性格，而日本民主主義化之方向亦爲其所規定也。

提議修改憲法之權，本屬日皇所獨有，而此次修改憲法委員會之成立，即屬修改憲法提議權之發動，所採措置，堪稱合法。再進一步說，日本憲法之修改問題，其背景是日本戰敗之事實而其發動是日本佔領軍最高司令部麥克阿瑟元帥的命令。惟提議修改之過程至少暗示如下之方向與限界：

第一，絕對係憲法之「修改」而非「廢棄」。

第二，修改之方法根據現行憲法之條款由日皇提議。

第三，因此此次修改憲法中所示，重建日本之方向係漸進的革新的，而非急進的，革命的——又因此天皇制之護持與修正資本主義之保存，係其出發點，同時規定日本革新之界限。

最近麥帥對美廣播中亦可窺見聯合國對日政策之漸進的方向。廢止天皇制之極端主張，既與國民感情游離，亦非聯合國所欲支持之見解。聯合國所需要者係波茨坦條款之實施，而日本所急需者乃係如何解決目前之飢餓問題。倘因改變國體或廢棄憲法而使秩序益加混亂，頗有懼日本民族滅亡之虞，

此事當有違波茨坦宣言之精神。

故修改憲法問題，不僅是改變國家基本法之技術問題，抑且有關國家民族之生死存亡。

過去日本憲法稱「千載不磨」，又稱係不易修改之典型的硬性憲法，五十餘年間未曾加以修改，以致一部分人頗懷危懼，以為修改憲法即係改變國體。然上述修改之方向決非否定立憲君主制。據傳修改之重點在於廣泛限制日皇之大權事項。然日本既接受波茨坦宣言，則此點當屬必然。例如根據波茨坦宣言，陸海軍即應解散，如是則憲法上之統帥權亦即自然消滅。國內政治及經濟體制之澈底民主化，人民自由權之擴大，以及議會政治之強化等，亦自然對其他大權發生多少限制。

由大正迄昭和初期，日本之憲法政治雖在有名的獨裁憲法之下，亦曾發達到相當有力之議會中心政治。所謂政黨政治之成長與英國式責任內閣制之發展，事實上可稱為議會政治。其歷史至九·一八事變既告結束，雖為時甚暫，然以政黨政治確立憲政常軌之經驗，必有助於新日本之民主主義化。至於憲法之解釋，亦曾有天皇機關說肇倒保守性之絕對主義說。因為日本資本主義之早衰及議會政治之腐敗，天皇機關說復為絕對主義的解釋及軍部官僚之強權政治所抹殺。然日本國民之一般政治常識，並非如外人所想像之低。幣原首相謂憲法倘加以新的解釋，則亦可適用以再建民主日本，當係幣原經驗之談。又如因天皇機關說而被逐的美濃部博士及自由主義憲法學家佐佐木博士均受聘於憲法改正委員會，亦可證明修改憲法之性格決非反動性的，同時亦暗示非改變國體之急進性的。此事表示日本民主主義化之漸進的方面。聯合國方面承認唯有循此種路線最適合新日本之建設。所以也是可得聯合國承認的一種限界。惟其是非當屬另一問題。（十月二十六日自由論壇）

修改日本憲法問題

高梨政一

憲法之修改發端於麥帥的命令，但這是修改，而不是廢棄。修改的提議是根據現行憲法的條章由日皇爲之。重建日本的方向，不是急進的革命，而是漸進的革新的。因此保存天皇制度及修正資本主義是其出發點，同時規定了革新日本的限界，這是橋善守君所提出的「日本憲法的修改方向」（二十六日自由論壇）的大意。

修改日本憲法的發展過程果然發端於麥帥的命令，繼由日皇任命修改憲法特別委員會，遂見具體化，但是過去稱爲不滅之大典的日本憲法所以須要修改的國際理由，是因該憲法構成了日本軍事帝國主義政治的法規，在國內是使日本陷於如此地步的戰敗憲法，反民主憲法。因此修改憲法必須修改成爲能使將來日本人民在國際上以及在國內建設和平與幸福生活的政治規範。如果這樣的政治規範，只要消極的修正現行憲法的一部分就能保證，那麼照這個程度去修改也就够了，但如果這樣修改不够保證日本人建設上述生活的話，那末修改憲法的程度便不得不超過麥帥的命令所有的出發點以及界限，而新憲法的採用也得成爲問題。採用新憲法與否，必須視日本人民爲建設和平幸福的生活須要怎樣的民主憲法爲基準而決定，是應該從日本人民的自主的立場來考慮的問題。修改憲法的提議，或許由麥帥的命令出發，但修改的必要與程度，自然是和命令的解釋不同的另一個問題。利用麥帥的命令輕率加以民主化的動向固然不對，同時根據個人的主觀固持修改的限度，以圖儘量阻礙憲法的民主化，也不是今日日本人民所應有的態度。在這要從飢餓與失業的生活創造建設和平幸福的生活的政治規範時，我們日本人並不願失掉這一點自主的立場。

現行憲法是伊藤博文利用數名官僚，違抗自由民權運動，秘密起草，經樞密院審議而由日皇頒布的。現行憲法規定凡要修改憲法時，應「以勅命將議案交帝國議會審議」但關於議案如何作成，則無任何明文規定。因此憲法草案，可以由日皇命令的特別改正委員會來起草，也可以命令內閣來準備，

也可以用勅命委任議會去辦，然則代表人民意志的議會不僅參加審議議案，也當參加草案的準備，這是使日本憲法民主化的最好的手續。所以根據現行憲法也好，根據日皇勅諭修改憲法也好，人民均能通過議會參與起草和審議。人民決不可以認為現行憲法是欽定下賜的緣故，憲法修正案只好讓一部分貴族和憲法學者秘密起草，而人民是不能與聞的。建設和平幸福的生活既為我們所有人民的任務，那麼創造保證這種生活的政治規範一事，也當為所有人民的工作，同時也是憲法會議以及國民投票的課題。憲法的改廢是為建設和平幸福的生活，換句話說，修改憲法的問題最後還是單將修正資本主義加以保存是否就能建設和平幸福的生活的問題。在國際孤立，生產力極端破壞之下，究應如何配合日本現有的資本，土地與勞力而創造生產力，解決人民的吃飯和工作問題，換句話說，如果不實行生產，分配，及消費的民主化，則難望得到和平與幸福的生活。

憲法的改廢問題，不僅是大權的民主化問題，同時也是生產的民主化問題。即未來憲法的民主化不僅是作為法規的憲法的民主化，同時也是實現經濟的，社會的民主化，也就是全日本人民的政治綱領的複寫。憲法的改廢既須以經濟社會的民主化為問題，則今後我們不能將憲法的修正問題單視為法規的問題，還須視為戰敗國日本的封建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與改廢的問題。最後我順便提議日僑與集中營兵士之間有討論憲法問題的機會。（十月二十九日自由論壇）

婦女參政制度之確立

聯合國對長久在軍閥專制之下看不見自由平等的國民生活原理的日本國民，給與了各種各樣的禮物，婦女參政制度的確立是其中之一。這是麥帥贈給日本婦女的好意的禮物，是有最進步的意義的。

現在的日本政府將怎樣處理這個貴重的禮物，是很有趣的問題。

那些保守派與反動派很可能提出最拿手好戲的「時期尙早論」，不把這個禮物立刻交給日本的女性。要將有權者資格的年齡從二十歲提高到二十五歲的議論早已出來了。這是危險的信號。巴爾幹和蒙古却反過來要從二十歲減低到十八歲。日本女性不應只管等着，反而須要積極要求實施女子參政權。日本女性經過這次艱苦的戰時生活已經在社會上政治上受了相當的訓練，足夠揭起這樣的主張。

戰前日本婦女的社會地位是很低的，她們被關在「家」這個最基本的共同體裏，她們的社會生活只能憑父或子的媒介而實現。但戰爭的現實，不管「指導的思想家」們努力鼓吹「日本固有的家族主義的美風」，還是使他們的「美風」根本發生了動搖。

那時已經不是叫婦女躲在家裏主持家計的時代了。她們不論老少也得成爲一個生產者，到工廠去槌鐵，做公務員去開汽車，或者做一家的代表來指導隣組（保甲組織）生活。她們也不得不直接體驗了社會生活。

所有的日本女性在這次不幸的戰爭中很自然地變成了公開的國民生活者。日本女性在實質上既有了公民的資格，那麼在形式上也不應該拒絕她們有法律生活或政治生活。

日本人在這次戰爭中得到了兩個好處，其一是人人都變成了勤勞工作者，其二是個個直接經驗了政治的重要。

女性們也帶着這樣的背光從暗澹的戰敗的國土站了起來。女性的參政不能不說是極其當然的事情。日本女性面前展開了法律和政治的生活，這不獨表示日本女性的幸福，同時也象徵着在政治上落後的，全東洋各國的女性的幸福。

全日本女性不能將聯合國的好的禮物當做珠寶一樣收藏起來，而必須用過去在工廠，街頭或國民

組織中發揮過的熱情與力量來運用這個禮物。（十月三十日社論）

第四章 日本投降後的思想問題

改造日報發刊辭

八月十二日，日本正式接受了波茲坦會議的宣言，結果繼續了數年的苦戰也結束了。然而在日本國民的腦裏尚未完全肅清軍國主義的餘毒。在上海日僑集中區域也有不斷的流布着荒唐的謠言，動搖人心，實在不能容許這種現象的存在的。故我們決意發行日文報來負起正確的報道與啓蒙之責任。茲述數語以代發刊之辭。

一，日本今日之破局，固然是帝國主義的軍閥掌握了政權而妄動干戈所致。然而追究其根本原因時，負有文化責任之宣傳機關將事實歪曲，發出不負責的報道，在長期間意識的，計劃的滲透侵略思想，使國民盲從軍國主義者的妄動，這也應該被責問的。

二，中國與日本有唇齒輔車的關係，假使日本再走錯了路，那麼不但日本不能挽救而且中國也受其累，中國建設的大業也不得不受一種惡影響。所以我們對於日本的動向加緊注意。

三，日本國民在過去受軍閥的欺騙，所以顛落到今日的悲慘的深淵裡。但中國以悲天憫人之情擬從這深淵救出日本國民，明示大道，使日本反省其過去之侵略而衷心期望着日本民族之再建。

四，現在整個世界正向着民主主義前進，日本今後之動向亦應向這大道進行的。日本國民絕不可再犯軍閥獨裁寡頭政治的錯誤而應建設一足以與世界各國和平共存的新日本。（十月五日）

思想的改造

世界上無論那一次戰爭，都是一種政治文化尤其是思想的延長和結果。人類的思想是以曲線形生長進展的。某一種時代思想出現的時候，常以矯正改變前一階段的思想的偏狹和害毒的任務來登台的，如果矯正改變得太厲害，就逸脫到相反的方向，破壞那時代的政治和文化，使民族國家走上難於挽救的命運之途。

此次世界大戰固然是法西斯侵略主義之所致。檢討其思想的經過，我們知道是首由於不高明的民族指導者用舊時代的黷武主義來恢復第一次大戰後民族生活的經濟疲弊。政治，經濟，文化等體制上的法西斯侵略主義及世界奴隸化的計劃，是從這種思想出發而逐漸造成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結束了。全世界的民族深刻地經驗且認識了法西斯侵略思想給予全世界民衆以禍害，給與愛好和平人士以慘苦。我們已經受了戰爭的痛切的教訓，事實上也證明了法西斯侵略主義思想是不適合於現代，不能和全世界民衆的希望相一致的。

今後的世界爲維持人類永久和平計，應該要建設健全的政治體制和健全的文化思想體制。人類文明的進步和發展要永遠建設在人類互助之上。此次大戰結束後，我們一面豫先要阻止這種侵略思想的復活，徹底的肅清這種思想，另一方面我們要努力建設永久的和平。

中國數千年來的歷史是以和平爲本，它的最高思想體系就是「大同之治」。它的理想社會就是「天下爲公」，這種精神也是聯合國共同的精神。

人類一向的理想是全世界民衆不分民族不分國境，在大同之治下渡着和平康樂的生活，可是這種

生活是不能從侵略主義得到的。現在世界上有幾個戰敗國被聯合國佔領而受着管制，這完全是由於法西斯思想的世界奴隸化的野心的結果。要根絕這種法西斯思想的復活，當然對於戰敗國的佔領和管制不能放鬆的。這是建設世界政治文化體系和成就永久和平的頭緒，不消說，依着報復主義的作風，世界就不停的陷入戰爭的深淵裏，絕不能得到永久和平。祇有徹底的肅清了法西斯思想的遺毒才能建設新文化新政治體制。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了。我們不得不決意徹底地肅清那引起世界大戰的侵略思想。我們常時要嚴重警戒，不要忘記過去痛苦的經驗，向着再建未來世界的路線前進。（十月八日社論）

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武斷主義

甲斐靜馬

世間事物往往有實體雖云消滅，但其意識則不是一時就能消滅的。試以日本的封建制度爲例，明治維新，雖因不滿意於封建制度的形態而加以消滅，但由該制度所形成的封建意識，到八十年後的今日，依然保持其强有力的影響。就戰爭一事，亦可作如是觀。戰爭這一實體雖經消滅，但在戰時所形成的種種獨斷的觀念與偏見，是非經相當期間不易從各人頭腦中消滅的。這恐是妨碍新時代正當判斷的一種不可避免的阻力吧。

特別是這次的戰爭，以全體主義的性格加於日本國民以一種最嚴厲的思想統制。這從九、一八事變起，竟佔有十四年之久。則其所形成之偏見與武斷主義的影響，無疑是非常深刻的。所以日本國民的判斷力與思考力，已毫無問題，受到了重大的限制。同時，因年齡的關係，欲其正確地理解新時代，殆不可能。這種狀態，雖說已隨戰爭結束而消逝，但決不能立即改正。對於日本國民之思想的再教

育，必須有組織地與各種實際的施策，同時並進，才能有濟於事。

戰時的武斷主義，是日本戰敗最大原因之一，而且到了今日，仍受其惡劣的影響的，乃是關於英美對蘇關係的情狀。即日本的戰爭指導者們，一味抹煞英美與蘇聯協力合作而戰力愈趨強化的事實，而偏強調它們間局部的磨擦面，其結果裝在日本國民頭腦裡的種々武斷主義，是以爲三國會談隨時會遭到破裂。直到最後階段，他們甚至還企圖分離英美與蘇聯之間的關係。這種杜尼茲式的喜劇，同樣亦是日本戰爭指導者的喜劇。當蘇聯向日本通告對日宣戰時，日本愚笨的指導者們，還是做着對蘇接近的夢，這是多麼滑稽啊！

像上面那種甜蜜的想法，雖爲冷酷的現實所粉碎，這裡筆者需要特別強調的，正是那種爲害不淺的武斷主義的影響。日本的軍閥中，至今還有人逃不出那種武斷主義的影響。認爲最近將來，一定會發生戰爭，夢想乘機取利。這種人至今還是與戰時一樣的妄測英美與蘇聯之間，一有什麼磨擦，便可無限擴大。其實英美與蘇聯之間發生某種磨擦，是不可避免的，但要知道，連一個家族裏面，磨擦還是不可避免，何況是國與國之間。若是說國與國之間，沒有一些磨擦，那倒反而令人難以置信了。不過，本幹與枝節之間，吾人必須加以區別。即無論從那方面來想，英美與蘇聯正規的關係，不管是戰時或戰後，必始終是協調的。如果放過這正規的關係，而單々強調枝節，那完全是思考的顛倒，事實的歪曲！

所以問題全在於如何掃除這種有害的武斷主義的影響。關於這最根本的對策，祇有提高國民的理解力。原來所謂各大國之間，像日本那樣對於國際問題之無知，恐怕少有的吧！唯有這種無知，才是各種武斷主義與惡性宣傳的溫床。民主主義的日本，非把這種無知立刻肅清不可。不，事實上亦只有使日本真正民主化，才能把它肅清。這裡不能不使我們想起作爲近代宣傳，教育之武器的報紙，無

線電，影戲等的重要性。自然，這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功。吾人必須有堅強的耐心，與非達到此目的不可的決心才行！（十月二十二日自由論壇）

悼三木清

曹成修

據報日本著名哲學家三木清於今春以反戰思想家之名被捕入獄，到日本投降後一個月，不幸慘死獄中。在獄二十年的人也得重見光明的時候，三木清之死，誠屬不幸，和最近西田幾多郎博士之死，同為日本學界的一大損失。

關於三木氏的哲學，我們在這裏雖不能詳加論述，但我們特須注意的，是他在戰爭中的反省與批判。他在一九四〇年寫的「國民性的改造」一文中說：「從中國回來的人，多說那邊的日本人的行動，很有使人感覺遺憾的地方，在這種情形之下，當然談不到甚麼中日親善，同屬國民，不勝感覺恥辱」。三木氏追究發生這種情形的原因，在於日本國民的行動沒有一貫性。

例如送兵士「出征」的「國防」婦女會員，回家時沿途買東西囤積，官吏出去演講獎勵貯蓄，演講後就在那裏大吃大喝，知識分子在戰場很勇敢，在後方却很消極，在日本本土很像優秀的日本人，一到中國便能做出有傷國家體面的行為，這些事實便是行動沒有一貫性的證明。三木氏是人本主義者，他說：「近來我國提倡「全體主義」，這也是需要，但一方面却忽視了個人的完成，而且專要覺悟日本民族性的優秀的結果，忘記了去尊重其他民族，使國民只知獨善其身」，他又說：「說到思想問題，現在的日本人果真有信念嗎？在軍隊的組織中，日本人視死如歸，但是單身赴死的勇氣不見得怎樣堅決，一時的政治意識是不能使人視死如歸的，自由主義者為自由而死時，其自由之中是有很深

的哲學的」。

三木氏所論，其重要處在他指出了當時日本所謂「發展的階段」是沒有以全日本民衆的道德精神爲基礎的沙上樓閣，換句話說，他竟否定了日本的「世界史的使命」，因爲沒有帶着道義的發展是社會長久的，即使長久繼續，也決不是人類的幸福。

關於道義和歷史的問題，二年後有高坂正顯等西田門下人士，曾經在某一次座談會中，大談民族的道義力，主張民族的發展必須隨帶道義，但他們並沒有敢像三木清那樣大胆批評日本人沒有道義。最後，三木清還希望日本人的國民性能在這次戰爭中得到改良。在當時御用思想家們極其猖獗的時候，三木氏能作這樣的反省，其心境頗值得稱贊。我們一方面悲悼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最後的犧牲者，同時希望日本的思想家重建起日本的文化並改造日本的國民性。（十一月二日自由論壇）

幻 覺

村田 一 雄

A 「你的良心爲甚麼要你參加了這樣不正當的戰爭？我如果這樣問你的話，你將怎樣回答？」

B 「我是一個兵，我的任務是不要任何批判而服從，生而爲日本人的我，對我的偉大國家的至高至上的命令，只管盲目服從，就是我的絕對義務。我們的偉大的國家，通過悠久的歷史，要給我們光輝燦爛永遠不滅的未來，我對這個戰爭沒有抱着一絲一毫的懷疑。這是正義的戰爭，是世界最優秀的日本民族從世界民族中被選出來要去完成的最崇高的使命。日本國家的存在，不但

是東亞之光，不久且將成爲世界的太陽。以上是我被教的關於戰爭的所有知識」。

A 「你真相信着你的所謂偉大的國家是永遠不滅的嗎？你的眼地球上燃燒着狂信與崇拜偶像的燐光，

你的頭腦確實帶着瘋狂的傾向。你翻開歷史看看，那個充滿了野蠻的血腥，傲慢與欺騙的羅馬，那個波斯，那個馬其頓，以及我們的同種蒙古，他們不是有過和你一樣的思想嗎？那個猶太人曾經自詡為天之選民，終於失去了國家，變成無處可靠的民族，這不是他們自以為了不得的當然的結果嗎？你聽我講罷，幾千年前，幾十世紀前就有過比你所謂的國家更強大，更傲慢，文化更高更偉大的國家。然而那些廣大無邊的權力如今却是安在哉！」。

B 「等一等！這個會話叫我想起了庫普林的小說『幻覺』中的一段。我那時是純潔的青年，我對社會，對國家，對世界，不知道作了多少批評！同時對任何言論也都傾了自由的耳朵攝取了許多精神食糧，那時多快活！但是一張紅紙片就使我趕到戰場了，肩上帶了金色的星，腰上佩了劍。從此以後我的腦筋忽然停止思想了。

愛國！軍務！命令！一天二十四小時中，我簡直在混亂中，自制的制動機完全沒用了。戰爭弄得那麼長，最初，我看見戰爭行為的野蠻與殘酷，幾乎要失魂散魄，我的上司教給我鬼手佛心。是的！戰爭本身並不是目的，硝煙的那邊有着民族的使命「八紘一字」的目的，那是只有日本民族能够做到的事情。人家這樣教，我便這樣相信了。憑良心講，我那時一點也沒有顧慮到異民族的平等，自由，和生存的權利。那裡有憎恨，但沒有愛；那裡有輕蔑，但沒有尊敬」。

A 「你們在憎恨與輕蔑之中却又揭發了相反的口號。『膺懲戰』變成『聖戰』，『同甘共苦』轉化為『同生共死』。

B 「是開始覺醒了，但不如這樣說，醒雖醒了，但沒有用」。

A 「是知道要打敗而打着嗎？」

B 「不，並沒有以為打敗，但也沒有以為打勝，只盡軍人的義務而已，可以說做了一場夢」。

A 「有人引了『忠臣藏』的例子，要想報仇哩」。

B 「也許有，但我以為用武力來復仇是絕對不可能，而且沒有意義。武力鬭爭，即力與力的鬭爭，一切和現代文明背馳的野蠻的血腥的行爲應該從這次戰爭完全消滅」。(十月三十日自由論壇)

制 裁 醉 漢

內山完造

對日本人的批評中，有定評者凡三。一爲軍國主義，一爲優越感，一爲爛醉。三者中，軍國主義由個人自動者不多，而優越觀念與爛醉則全屬個人自動。吾人之生活日前亟須改變，自不待言。茲就爛醉問題言之，日本之社會習慣似對「飲酒」一事，甚爲寬大。所以無論如何可恥之事，倘是因醉所致，則不加以責問，故真正醉至不省人事而爲惡者少，而伴爲醉狀，企圖事後自辯者多。現在上海之爛醉似多屬後者。前日見爛醉者一人帶婦女二名在集中區路上演出醜態，昨夜九時又有酒徒一名由中國憲兵帶歸。年輕善良之中國憲兵之態度與酒徒一相比較，殊令人赧顏。此事似屬揭露家醜，然時至今日，實不得不加以批評。吾人必須驅逐醉漢。吾惡爛醉者，彼等少數人實有礙吾人之幸福。眞醉者固應驅逐，假醉者更應驅逐。

余過去以爲日本人頗具自省力，今則不然，觀彼爛醉者在此時期仍然爛醉，可爲明證，而彼等酒徒固亦知識階級之人也。余未見有中國人爛醉者，日僑中恐亦未曾見到中國人飲至爛醉。然則中國人何以不致爛醉？

飲酒多則必醉，此事倘屬眞理，則中國人應有無數醉者，何以不然？中國有語曰：「汝非醉酒，汝自醉也」，余以爲此語即係眞理，中國人飲酒如此之多而不至醉者，非其明證乎。

余信此語之真，故益惡日本人之爛醉者。日本之社會習慣竟能許其存在，可見道德之低矣。

然則如何驅逐日本爛醉者乎？昔工部局之規則，倘醉漢與人衝突引起糾紛，不問理由如何，終屬醉漢敗訴。聞日僑將須攜帶身份證，則最好按前工部局辦法，於醉漢滋事時即於其身份證上加蓋「醉漢」印，必甚有效。飲醉一事，是個人快心之事，然其影響爲害，殊非淺鮮，決不限於個人。保甲制度成立後，互負連帶責任，一人醉，則全保甲均須連坐，大家都感爲難。所以飲酒爛醉者，必須加以制裁。（十月二十五日自由論壇）

第五章 中國之再認識問題

最高領袖的指示

日本投降後，中國最高領袖蔣主席爲了過去五十年間日本軍閥屢次對中國製造流血事件，特於八月十八日向全中國軍官民及世界人士廣播，再三告誡中國民衆謂：「忘記過去的怨恨，增進將來的友誼，爲我民族傳統的最高德性，如吾人屢次所聲明，吾人不以日本人民爲敵，今日敵人既被我國及盟邦軍隊打破，吾人固非使日本嚴肅履行投降條件不可，然吾人亦不能抱有報復之企圖，更不能對敵國之無辜民衆加以侮辱，吾人只能够對他們同情，使他們反省過去的錯誤與罪惡，如果以暴行對暴行以侮辱來答覆他們過去所誤犯的優越感，則民族的報復行爲永無止境，這斷不是我們道義戰爭的目的」。中國最高領袖如此的寬大，如果與曾經統治日本的侵略者的蠻行來比較，日本人將會怎樣想呢？當然中國領袖的寬大，是對無辜的日本民衆的，決不是對發動戰爭的日本侵略者及其幫兇。今日日本人所受到的苦痛，顯然是日本統治者們所給與他們的，因此日本人只有反省其錯誤與罪惡，嚴肅的執行投降條件，監視政府，才能够真正享受中國領袖的寬大。

中國民衆一受到最高領袖的指示，即嚴守秩序，靜候國家處置，並不以暴行對暴行，以侮辱來報復日本的錯誤的優越感。這完全由於中國民衆理解領袖的訓示所致。蔣主席說：「余確信世界之永久和平，應該建築在人類的平等，自由的民主主義精神，和博愛互助的合作基礎上。吾人必須向民主

義與合作之大道邁進，共同擁護全世界之永久和平。余希望全世界盟邦人士及全國同胞知道由武力而獲得的和平決非永久的和平。吾人應該在理性的戰場上征服敵人，使他們澈底的懺悔，使他們成爲和我們同樣愛好世界和平的一分子，才能够達到吾人全人類的最後目的」。

中國民衆得到最高領袖的指示，深知道非征服敵人的理性不可，不過使日本國民成爲一個愛好和平的份子，當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誠如領袖所說這是比戰時更難的工作。日本民衆自應迅速脫離戰敗的苦痛，而度其享受世界真正和平的日子。不能够徒然清極的忍受苦痛，應該積極的以毅然態度去消滅阻碍世界永久和平的勢力。當然阻碍勢力就是日本的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世界戰爭與世界和平是不可分的。蔣主席昭示中國人民說：「吾人應知抗戰勝利的意義。余確信全世界人類其全國同胞必希望今次戰爭成爲世界文明國家參加的最後一次戰爭」今次戰爭爲人類最後的戰爭，才能建設真的和平。戰敗國民亦只有如此，才能早脫苦海。日本國民今後前進的方向是很明顯的，應該遵照最高領袖的指示，征服過去一切引起戰爭的思想，建設全世界永久的和平。（十月九日社論）

辛亥革命和明治維新

鄭 詞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革命黨在武漢起義，打倒滿清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奠定了民國的基礎。紀念這天的國慶日雙十節，是中華民國國民忘不了的許多革命紀念日中的第一個。辛亥革命，是民國肇建的紀念日，爲甚麼日本沒有這種紀念日呢？

打倒了數百年幕府封建專制政治的明治維新，雖不澈底，但顯然也是一種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然而日本人却沒有紀念明治維新的革命紀念日。日本人視爲最有價值的國家紀念日是紀元節，明治節，

和天長節罷。

紀元節是在二千六百年前，神武天皇登了日本第一代帝位的日子，明治節，是明治天皇的誕辰，代表明治維新所產生的王政復古和資本主義日本的發展，天長節則是慶祝當代日本天皇誕生的日子。日本人的國慶日，總之離開不了天皇。

頒布憲法的紀念日，又和紀元節同在同一天，日本人好像一直以爲和紀元節是永久不變的二月十一日一樣，日本的憲法也是永久神聖不可侵犯的。日本人從來不把明治維新作爲紀念日，反而作爲反革命的紀念日。明治以來日本八十年間所有的政府，都不許越出明治憲法的規矩準繩一步，想把這加以修改或廢除的人，就指爲革命份子，投入監獄。日本人沒有一個革命紀念日，就是表示日本的人民自己沒有掌握過一次政權。這和日本今次戰敗的原因，不能分開來想。

農民的革命暴動太平天國之亂，起於一八五〇年，使腐敗的滿清專制政治根本動搖起來，一八六四五年因各國援助清政府而被鎮壓。彼理萊將軍的訪日，開了日本封建幕府統治崩毀之端；這事在一八五三年。明治維新的開始，是在一八六七年。亞洲比隣的兩個封建專制國家，差不多在同一時期都遭遇了革命。從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國滅亡起，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四十餘年間，中國的歷史，是人民的反帝國主義民主革命血流不絕的歷史。農民暴動和革命的烽火壓倒曾國藩，李鴻章以至康有爲，張之洞等君政改良派的努力，繼續不斷，愈演愈烈，終於推翻了老朽的滿清政府。

從中國太平天國滅亡到辛亥革命的期間，正相當於日本明治維新到併吞朝鮮的時期。在中國，這四十年間，是反帝國主義民主革命的歷史，而日本却一直走着帝國主義侵略國的路。僅從明治維新到一八九〇年日本議會開會的二十餘年間，是日本的進步時期，日本在這個期間，廢藩置縣，頒布憲法，並設置了議會，但此後在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獲勝，就和中國締結了不平等條約，鎮壓了這一年發

生的台灣的民主革命，佔領了台灣和澎湖。日本既成爲反民主的帝國主義國家，一九〇〇年制定治安警察法，以壓制人民，一九〇四·五年的日俄戰爭中獲勝，就強化侵略大陸的政策，一九〇七年設立滿鐵，一九一〇年併吞了韓國。在中國起辛亥革命，廢除了帝制的一九一一年，日本以對天皇不敬之罪，判處社會主義者幸德秋水死刑，這不是表示完全相反的兩個國家的方向嗎？

中國的辛亥革命和日本的明治維新，都是一種人民的民主革命運動，爲了反對封建政治妨害國民生產力的發展，阻碍國家民族的發展成長，破壞國家經濟，壓迫國民生活而暴發。辛亥革命，推翻了五千年來世界歷史上最高的專制皇帝政治制度，在世界民主革命史上，留下了光榮不朽的一頁。但這個革命立即遭遇了以北洋軍閥爲中心的封建勢力的反動，遂使國父嘆息「有民國之名，而無民國之實」不得已繼續流血到現在。其失敗的原因，是辛亥革命未能將封建勢力一舉殲滅無遺，而又未能實現民主政治和土地革命（平均地權），同時這次革命運動，不是站在真正的人民大眾組織上從下面發動民衆的運動，而具有利用軍閥間的矛盾從上而下的性格。日本的明治維新，也可以這樣說。明治維新，與其說是人民的從下發動的大衆革命運動，毋寧說是薩長土肥等反幕府的封建諸藩，成爲革命指導勢力的中心。他們雖實行廢藩置縣，然未能改變封建土地的榨取制度。他們雖廢除了士農工商的身分制度，但他們却以他們自己爲中心構成日本軍部而將封建的壓制與侵略主義，和新的資本主義連絡起來。像這種明治的民主革命，和封建勢力相妥協相結合，而形成了現在的半封建的，軍部法西斯的，地主式的資本主義日本。在中國辛亥革命失敗後人民的革命運動繼續不斷到現在，反過來日本的維新革命却與反革命妥協，保持舊態，成爲一個反民主的帝國主義國家，一直走着邪路。

辛亥革命後的中國民族民主革命運動，也是對反動化日本的武力干涉抗爭的歷史。一九一五年日本乘歐洲大戰強化侵略大陸政策，以武力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的不法要求，中國對此演出了第三革命

和五·四運動。在決定民族存亡的北伐革命中，日本的田中反動內閣，兩度出兵山東，窺伺中國的國土。此後從九·一八事變經七·七事變而至今日的十餘年的歷史，是中國民族民主革命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抗爭，這是誰也知道的事情。這次中國勝利，日本敗北，就是正義勝利邪惡失敗的證明。

辛亥革命以來，三十有四年，中國民族不屈不撓的革命運動得聯合國的協力，斷了日本帝國主義軍部法西斯主義者的命脈。今後中國定當向完成民主統一國家的大路邁進。日本國民呀，將明治維新來重演一次罷！將明治維新所未祛除的一切封建的反動，封建的土地所有關係，封建的專制政治支配，封建的官僚，軍部法西斯主義者，用自己的手來打倒，而設定人民的革命紀念日罷！唯有日本國民有了足以自誇的人民的國家紀念日時，民主中國和民主日本纔得真正提携。（十月十日專論）

正確的中國人觀

星野芳樹

當我們深切的感到戰敗的事實的時候，我們雖在深刻的批評着自己，反省着自己，但我們將要回國的人，必須帶回去做禮物的是對中國人的認識，如果將錯誤的認識或偏見帶回去傳給故國的人們，那才是不幸之尤者，可以說對日本自己播下永遠不幸的種子。從前有人說「中國人沒有國家思想」，但仔細想想，如果中國人真沒有國家思想，日本那有苦戰八年的必要。那些做情報工作的中國青年，在日本軍官憲的監視之下，潛入上海，明知被捕就要受殘酷的刑罰，但仍繼續活動到最後一天，這些人的愛國心難道不及日本人嗎？有人說「中國人是南京也好，重慶也好，只要有飯吃就行」。想不到過去真有人說過這樣沒有理解的話。也有人說過「中國人不能信用」。其實再沒有像中國人的社會那樣發達着信用觀念。上海有一所叫中華中學的學校，這裡的教師都是繼續服務達數十年的老先生，而且薪俸是先付半年的。上海的學校，學費都是先繳半年，但像現在這樣物價每月漲上兩三倍，則將收來

的學費，分六回每月付一次，教員的生活實在無法維持，所以辦學校的人，總是收到錢就去買進東西，每月逐漸賣出去按物價支薪，只要教員完全可靠，所有六個月的薪水在學期開始時一次付完，再便當也沒有。但人還是人，預先拿了半學期的薪水，大家能不能完全負責呢？日本的任何公司的經營者，恐怕都不敢這樣做。但中華中學是這樣做着，先生們一點也不偷懶，或不負責任。這不是驚人的信用制度嗎？中國人只要成爲知己，一定守信義，而且不分國界，說中國人靠不住的人，大概是因爲自己人格不够，不能成爲中國人的知己的緣故。

我們看一看最近爲慶祝勝利發刊的許多雜誌，就可以看得出由四千年的文化培養成功的寬容精神。「新生中國」的一篇叫「大國民風度」的文章說道：「敵人降服於我們的腳下了，但我們必須改變過去仇視他們的心理。我們是同文同種，必須進一步愛護他們。我們不希望日本人滅亡，正如不希望我們的兄弟墮落一樣。今後世界的和平，先由東亞的和平開始。日本人過去所謂大東亞共榮，老實說是想把中國置於日本的保護之下，但今後我們的態度却決不可以這樣。我們必須使中日兩國成爲東亞和平的中心，使日本享受和平之福，絕對平等地對待日本」。大國民雜誌的一篇叫「保障和平」的文章，則說「東亞的和平要建築在合理的基礎上，才能永久維持，所以對戰敗的日本，決不可採取報復手段」。

以仇報仇，將永遠引起戰禍，而不知所止，德法世仇，可爲殷鑑。我國賢明的領袖，早已明白告示給我們，「對待日本人必須寬大。故我們在未來的和平會議關於如何處置日本，決不可加以過分苛刻的條件，以踏法國的覆轍。」又說，「和平的唯一保障，在於我國上下一致努力，節衣縮食，以完成建國之大業。和平的保障，不在日本的削弱，而在我國的復興」。四周的情勢，也許不盡是如此之美的理念，但我仍對中國有識之士的寬大的胸襟，只有無條件的感謝。（十月七日自由論壇）

第六章 日本的教育問題

關於日本的教育革命

德田 恒

要使日本將來的民主的方向，走上正軌，必須以消滅日本國內所有軍國主義的要素爲前提，獨裁支配制的秘密政治，只有使政治社會黑暗化。從這個軍國主義與黑暗時代解放日本，即從法西斯的支配形態解放出來的蛻變運動，絕對需要改革教育。強迫盲目服從支配者的教育制度與態度，非放棄不可。現在戰敗後的日本以一般遭遇着不能以尋常手段解決的許多苦難。過去帶有軍國主義的野蠻性的錯誤英雄主義，偏狹的民族優越感，個人主義等，都毫無助於新日本的建設事業。

關於今日日本教育的革命，我提議一個基本態度。今後日本應有之教育方針和態度是在創造社會本位的新意識形態，是在養成工作能力高強的勞動者。簡言之，即反對軍國主義個人主義的教育制度，建立社會本位團體主義的教育制度。要公民教育制度能密切融合社會教育和職業教育，必須使學校生活和實際的社會生活及勞動生活間，得到密切的聯繫。

無論在建設民主日本的困難階段也好，在完成了民主建設之後也好，爲要普及和培養絕對有用的勞作的根柢即技術的科學知識起見，必須一切社會施設都動員起來，固不專靠公民教育機關學校研究所而已。

根據這種教育態度的教育，可以大別爲學齡前的兒童教育及成人教育。第一，爲學齡前的兒童，設立多數託兒所，幼稚園及兒童遊園，這種設備可使勤勞的母親安心。每日數時間寄託其子，一方面

給與兒童安全而健康的遊戲場所，可使其能享受自然滿足社交慾的集團訓練。同時給與合理的食物，（不是不合理的營養學）與適當的休息時間。如此使之衛生思想向上，消除歪曲童心的神怪故事，而充分引起其戲劇的興味，同時供給健康的科學的兒童讀物。具備勇敢聰明謙讓和平，進取等性格的兒童是這樣的教育態度與社會的環境中產生出來的。至於成人教育，先澈底的撲滅文盲。對於有吸收能力者，不分貧富，一律授以特殊的技術教育。為排除宗教對人民的不良影響，必須指摘其虛偽，同時給與人民自己已能看出其虛偽的教養。至於宗派心和民族的偏見，尤須使之消滅。這種民族的偏見在此次大戰中成爲怎樣的障礙，我們已經充分體驗到了。我們必須以上述目的，將俱樂部，報紙，收音機，電影，戲劇等都作爲公共設備而予以公開，決不可爲特權者獨占享受。（十月十五日自由論壇）

小國民教育的新方向

在現下的日本，不管是國內或國外，最煩悶的是教育家吧。它們處於不可名狀的混亂，感到責任的重大。

其中尤以迄今從事於日本國民基礎教育的國民學校教師諸君爲最。但比任何人都能清楚地知道，這種教育，久被軍國主義的非科學思想所蒙蔽的，也正是這班教師們！

日本的教育當局始終爲法西斯的理論家們所佔據，這並非是過甚之詞。例如：曾經被獨裁的英雄和戰爭所粉飾的國史教科書業已從文化史的視角大加修改。這一事實。正表明一部份進步的自由主義者，對於九·一八前後，軍國主義者們所撒布的無責任的戰爭謳歌思潮的反對，但自太平洋戰爭發生後與軍閥勾結的一般主戰論者，完全掌握了文教機關，更欲企圖歪曲國史。進步的史學家，沒有一個人能避免當局的處罰或譴責。他們的所遭的橫暴可謂達於極點了。

這不單是在國史教育的部門，可以看得到如此現象，在國民教育文化的各方面，也彌漫着可怕的反動。遠在昔日對於左翼思想會大加壓制。但在戰事末期的一兩年中，他們對於受進步的自由主義者西田哲學影響的各思想家們，也加以暴力的壓迫而使識者早知日本必有今日的結果。

今日的日本小國民，受着那樣壓力下的教育，養成完全的法西斯少年，而多少呼吸過自由主義的年長者，對於那樣教育有時也會發生疑惑和反感。至於青少年們，則對之絕不疑惑，絕無反感。救出這樣青少年，俾得養成能擔當新時代的使命，乃是教育家諸君的責任！

在當地日僑的集中生活裏，也不時聽到關於開始小國民教育的問題。但當小國民教育再開始之前，那是非有極其慎重的檢討和準備不可的。尤其是有關國民科的教材，是不容不急速決定。但在這困難的條件下，似應從正在急激變化的現實生活中，選擇教材，把科學的人道主義的精神，灌輸到幼嫩的腦袋去。這種活的教材，是無限量的。至於數理科教材，其水準極高，誠屬不容否認的事實。但同時我們要承認，即數理關係教材中，也有軍國主義的歪曲要素存在，非努力加以排除不可，尤其在當前小國民教育應以數理科為中心的見地上，此點更覺重要。

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均以科學的精神為基礎，但這種科學的精神決不可為軍國主義所歪曲的。目前小國民教育再開始問題的重點，乃在如何清算過去神學的似是而非的科學教育，而樹立真正的科學的精神，以領導到正當的民主主義去。（十月十八日社論）

在集中生活下的兒童教育

過着集中生活的日本人，關懷着兒童教育復開問題。該問題已得日僑管理處好意的原則上的諒解，最近可望實現。中國當局之所以許可日本人子弟的教育復開，不消說是為着肅清那深入日本兒童腦

中的法西斯的軍國主義的意識和神話的非科學的「精神教育」的遺毒。育成真正的科學精神和民主思想，同時清算他們過去錯誤的「對華觀念」俾得將來成爲確立中日新關係的中堅分子。在現在困難的環境之下，立刻要達到這個目的，或許是一件很難的事，但是在這個時候教育家應該挺身起來克服所有的困難，徹底的實行改革過去的教育指導方針和實施方法才對。

如果有人說沒有校舍，沒有檯，沒有黑板，沒有教鞭，……就不能教育，那麼其人犯了大大錯誤。若說沒有的東西，不單是校舍教鞭，其實就是教科書也沒有。可是沒有教科書，難道就不能教育嗎？沒有檯椅，難道就不能學習嗎？，如果以爲非在宏大校舍的特殊「環境」中不能實施教育，那麼偏偏過去的教育不是敗北嗎？集中生活的現實使得上海日僑的教育方針爲之一變，現在教育家的任務，就是在新環境裡作有效的教育工作。

據悉，日僑子弟的教育是與自治組織的保甲制度密切的聯繫之下實施的。這是很妥當的措置，同時是可喜的現象。原來教育和政治是不可分開的，而教育的所在，也是政治的所在，教育和政治同樣，是一切共同社會中的原動力。自原始民族的單純社會以至複雜的近代國家的社會發達過程中，沒有無政治的社會，同樣的也沒有無教育的社會。政治和教育，譬如車之兩輪，能够健全作用，才造成有進步有發展的人民生活。由此觀之。肅清殘存於新教育鍛練場之保甲中的法西斯「隣組」的性格，是極其重要的。

以「武勇傳」代替「選舉」的國語教科書，現在不適用了，但是優秀的舊教科書還有局部利用的價值，不過，在利用之前，必須完全刪去其中反民主的毒素。還有，不脫頑固的舊觀念，對於新教育沒有自信的教育家應該潔身引退，讓建設民主日本的熱烈青年來擔當這民主教育的使命。（十月三十一日社論）

第七章 日本的糧食問題

糧食問題與日本

目前最重要之國際問題，厥唯糧食問題。美國農業局長柯林，最近於第一次國際糧食農業會議中談稱：「現在世界人口之三分之二均屬營養不良」。其原因在於戰爭破壞農地，奪去農業勞動，長期間使農業機械器具肥料等之供給陷於停頓。歐洲巴爾幹各國早已傳糧食危機，日本尤以軍國主義者從事十四年間侵略戰爭之結果，農村疲敝，糧食問題極形嚴重。

據東京電：「日本今年之米產額係三十六年來之最低者，恐僅有四千七百七十七萬四千石」。其後九州四國本州各地於稻米成熟時猝遇颶風，使「今年預定之米產額損失百萬石」。故日本之糧食問題由今冬迄明春，當極形深刻。

據二十一日中央社電，澀澤藏相發表談話稱：「明年輸入四百餘萬噸食糧一事，已獲許可，其一部分由美國輸入。刻正開始製造小規模民需品，料多種困難，即可解決」。

倘多種困難，誠如澀澤藏相所言，即可解決，則日本民衆可謂幸福。聯合國超越勝敗而講求救濟日本民衆飢餓之道，容或可以期待。聯合國之援助固非僅屬人道主義的恩惠，而在要求日本以往農業政策之積極反省，並希望日本順利走向民主之途。但是於此危機深刻之時，正應樹立根本的糧食政策，以達成民主主義之日本。不幸而幣原內閣對此問題僅作安易之言，吾人聞之殊感遺憾。

國際糧食農業會議中，安特生氏會謂：「人類歷史過程中，科學與技術之發達，已能消滅飢餓」，然糧食問題及救濟飢餓之問題，恐非單由技術科學之萬能方式所能解決。回憶第一次大戰未終時，據英國著名企業家羅風氏之計算，當時之生產能力倘能合理加以改善，則每人每星期僅需工作一小時，即能獲得全部生活必需品。十五年後科學家瓦曼氏復引證羅氏之論曰：「其後吾人之平均生產能力又增加兩倍」。然而前次世界經濟恐慌之際，美國，拉丁美洲及歐洲諸國反故意拋棄大量糧食，商品等。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七日倫敦某報曰：「紐約數千數萬居民方成餓殍，而一方面愛俄瓦州則以政府之命令屠棄數萬豬隻，康撒斯州之農民則焚燬其穀類，豈非痛心之諷刺乎」。其後在日本，台灣朝鮮耕地之限制亦成問題，乃吾人所共知。

荒廢之日本之農田，當應用技術與科學，固不待言。日本農業在科學上技術上早已落後，優秀之農業科學僅應用於一部分。農業之機械化電化之部分僅屬傳聞，肥料亦泰半為堆肥。其原因在日本之小農無法接受近代農業技術。日本農家因受高利貸及高佃租之壓迫，無法投新資本以利用新技術。米價又受資本主義交易機構不斷打擊，米價貴時，農民購買之物品更貴。由此可知糧食問題之解決，不能徒恃科學技術，更有民主主義的先決的社會條件。（十月二十四日社論）

日本的糧食問題

島田政雄

據傳日本糧食問題甚為嚴重，今冬設無五十萬噸外米輸入，即將有大量的人餓死。又傳今年的新米，因受最近颶風的打擊，非常歉收。關於新米的收穫量，因無資料可據，無從推測，但大正三年（民國三年）到昭和十七年（一九四二年）的三十年間，米收穫量的最低記錄為昭和十六年的五千五百

萬石。(一九四二年爲六千六百萬石)。故假定新米的收穫量爲五千萬石，(這相等於明治四十三年——一九一〇——至大正二年——一九一三年的四年間的平均收穫量)，則一個人的平均配給量爲多少？昭和十五年(一九四〇年)日本的總人口約爲七千三百萬。此後五年間，估計戰爭損失在內，即使增加五十萬人，總數也不過七千三百五十萬。假定在外日僑及軍人明年悉數回國，以此數除五千萬石，則每人一年得六斗八升二合，一日之量爲一合八勺。(按日本一合合中國一·八合)。其量誠屬不足，然雜以芋類及雜糧，則定能使無一人餓死。如因聯合國的好意，能輸入若干外米，再好也沒有，但依賴外國之前，最好先來矯正自己。只管進藥，而不除去病原，是無裨益於健康的。

過去日本每年由朝鮮及台灣輸入一千萬石至一千二百萬石的米，以補本國之不足，今後自屬不可能。問題是在怎樣養活每年在增加六十萬左右的日本人口。過去日本人以爲日本人口稠密，而國土狹小，故不足以自食。這種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成爲日本人的「海外發展」及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藉口。但實情究竟是不是這樣呢？

連那東條內閣，在一九四二年(昭和十七年)所擬的「大東亞農業十年計劃」中，也企圖使日本本土的產米量達到八千三百萬石的目標，只要農業政策得其所宜，就以現有的田地面積也不難收穫到八千萬石。這是日本農業專家一致的見解。現有的種稻面積三，一八二，〇〇〇町步(一町步合一六一四畝)，如每「反」(合中國一·六一四畝)能收二石五斗一升，即達八千萬石。一九四一年度大阪府稻田的收穫量，每「反」即近此量。如果採取革命的生產方法，則每「反」的生產量能增加兩倍。

此外還有擴大耕地面積的方法。按日本耕地面積占日本總面積的一五·八%，牧場原野占八·八%，山林占五一·一%，雜地占二四·三%。如能綜合動員國力，則克服自然條件，每年開墾三萬町

步的土地爲耕地，並非不可能。按一九四〇年度即已將三萬六百餘町步開墾成功。如人口每年增加六十萬，則每年開墾三萬町步，即可解決其糧食問題。（新開墾之土地雖不宜立即作爲稻田，但一方面可以將乾田改變爲稻田）。

要實現上述增加糧食生產的目的，必須要日本的生產機構有一個非常的改革。但這是明治維新後八十年間沒有一個政府辦到的事情。阻礙日本農業生產力增大的東西，是日本的舊土地所有關係。據一九四〇年的統計，日本田地面積的五一·五%是由佃農耕作。農家戶數的六八·九%是佃農及半佃農。佃租據一九四一年的統計，平均占每一「反」收穫量的百分之六十一，即每一「反」收穫一·七三石付佃租一·〇六石。據一九四〇年的調查，有五反多田的農民每年收入六百圓至七百圓，照這情形，農民實無法購買機器以增加其生產率，也沒有開墾土地的資力和熱情。至於增加米糧生產的不可或缺的磷肥，豆餅，硫酸等，其生產以至於輸入分配，整個機構全由，三井，三菱，住友等財閥所壟斷，這和高度佃租加重了對農村經濟的壓迫。

據一九四〇年的統計，有三町步以上的地主有二十二萬二千戶，五町步以上的有十萬六千戶，十町步以上的有四萬二千八百戶，五十町步以上的地主有一千九百戶。又據統計，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大倉五大財閥的財產占全日本財產的六二%，占日本紡織工業的七〇%，占日本銀行存款的四〇%，三井，三菱，住友三大財閥獨占日本商工業的二五%。

要將日本民族從飢餓與失業中拯救出來，必須將五町步或十町步以上的土地收歸國有，以低利租與農民，其他一切佃租則抑低至最小率，大財閥的獨占企業必須收歸國營。要實現這些事情，須迅速結成勤勞生產者的新的民主政治力。要求外國的援助及參加國際貿易，固然不錯，但日本民族如果沒有自救自主的確信與努力，只圖偷安苟且，則日本民族將永遠不可救了。（十月五日自由評論）

第八章 日僑的自治問題

自治會書記長之公選

日本自治會書記長之公選，定於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時截止投票。繼區保甲長公選之后，此係日僑所經驗之第二次選舉。日本人於戰爭時期完全喪失選舉「自己之指導者」之路，今則立於民主政治之出發點，關心政治，鍛鍊自己，可謂極有意義。今次獲選之書記長，必須積極解決日僑之嚴重生活問題，及關於歸國之技術問題，其任務可謂重大，故日僑極予關心。

即日僑必須覺悟上述問題必須在中國當局之善意指導之下，由日僑自行解決，而解決之最善方策胥賴自行選舉之書記長，故其選舉必須認真爲之。

土田自治會會長考慮目前困難情形，推薦指定候補七人，復爲更圖完美起見，又在獎勵自薦及他荐之候補人。此次以戶長爲單位之公選，能否成爲真正之公選雖不可知，日僑必須運用所賦與之條件，盡力爲之，爲此應首先注意者，乃由候補人中分別其新舊，並遵守日僑管理處所示「不得藉權勢因利害關係而當選，必須實際能挺身爲日僑服務而有公益心者當選」之條項、克服戰時勾結軍閥積聚財富而獲得不當地位之舊時代分子之策動。據聞一部分反動分子已在利用自荐及他種方法暗中活動，則此點尤應加以注意。

日僑指定居住地區既吸收無數遷居者，則其戶長幾皆屬容納遷入者之人，故戶長對戶內新遷入者

之地位，較通常同居者不同，自屬人情之常，然戶長當不應利用此種地位，而應立於絕對公正之立場，舉行家長會議，討論選舉事宜，此時倘發生一對一或二對二等對立情形，而不獲解決，則投白票亦屬不得已。總之，日僑於返國前既獲採取民主方式之機會，其誠心與否有關祖國日本之重建，凡屬日僑必須銘記此點而從事選舉也。（十月廿五日社論）

選舉新進的指導者

作為在滬日僑民主的再編成之第一步，當局已公佈日僑編組管理辦法。至本月十八日為止，業已公舉區長，保長，甲長而由日僑自治會奉命執行，辦理完結。本來在十三日剛剛由各地集中而來，投入指定各區域的日僑，匆匆然在和未相識的雜居生活中，要選舉新指導者，確是很困難的。但是為了遵從日僑管理處的意旨，從速改編法西斯體制殘留下來的「町內會」機構，急速掃除其戰時色彩，並為着可以在此地學習將來日本再建的方式，日僑是應該冒了極困難的條件，來作選舉「自己的指導者」的努力的！

在此由「隣組」到「保甲」的改編之際，日僑管理處所附的限制，是：

- (一) 選舉應依照正式的公選，不得假借權勢或由利害關係而當選。
- (二) 只限於通曉各戶，甲，保的實際情況而富於公益心者得當選。

當選舉新指導者之時，日僑必要首先正確理解以上二項。這意思即是正式的公選，是須為徹底的民主的選舉。如假借權勢或利害關係者，——即指從來與日本軍勾結為虎作倀的一切反民主的官民，與在侵略戰爭中暴發的私利追求者，必須斷乎排除，以正確把握時勢的趨向。日僑務要選舉出真正為

僑民而挺身于公益的指導者。而且尤其重要的一點，即這種腐敗分子目前多數仍然握着由町內會以至隣保班的町內會機構的核心。彼等且極力爲維持其地位而玩弄所有奸策。

日僑應爲排除這種黑暗政治的策動而有所努力。凡爲選舉人的各家長自身，不但應關心於戶長的推舉，且亦應參加甲長的選舉。具體地說：譬如一戶內居住有四家族，十戶成爲一甲，則有四十名的家長。他們不但應選舉戶長。且應開各家長會議，自主的決定選舉方法，選出甲長。在此時，新搬入者與舊住者之間，或者新搬入者相互之間因未相識的關係，當然發生進行的困難，而自然至於造成以現隣保班長爲中心的寡圍氣。所以爲防止這便宜主義的發生，現隣保班長，町內會長，聯合會會長等一切的町內會職員，應一律總辭職，一切回到完全白紙狀態之下，然後舉行全體家長會議。

在這家長會議中須要互相檢討其人格，思想，履歷等，先選出選舉主持者數人，並假定被選候補者。一切手續應行無記名投票。在事實上從前以便宜主義或黑暗政治的方法選舉者，當屬不少。但如以上所指摘的，日僑們是應從新來改良選舉吧！

今次的選舉如上所述，因有各種關係，而準備不能完全。同時亦可豫想，其結果違背日僑管理處所指示的二項規定的人，或者很多。我們不要以爲這是日僑最後的選舉呢！今後基於正確的戶口調查與輿論調查，各自仍要努力辦第二次第三次選舉。經過了這種努力，於歸國後民主日本建設的戰士，自有其訓練的價值的！（十月十六日社論）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1 4298B

改造日報

是上海唯一的日文報紙，記事翔實，報道迅速。每日出兩頁，逢星期日出四頁，歡迎定閱，格外優待。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改造週報

是上海唯一的日文雜誌，有極有系統的記事，有各種專門的論著。每週出一冊，歡迎定閱，歡迎批評。

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十月初版

改造論壇

定價 每冊國幣二百元

編輯兼 第三方面軍司令部
發行者 改造日報館

印刷者

地址：上海乍浦路四五五號
改造日報館印刷部
電話：四一二九二號

發售處

地址：上海湯恩路一號
改造日報館
電話：四二三九二——四號

9290

930

